



15
1272
1



15
1292
1-4

門仁
號 2147
卷 1-4

園醫紀
聞廿卷

大正五年二月十六日寄
張錫澍贈

1272

同治庚午初秋
揚州書局重刊
太原閻氏菱本

宋咸淳間厚齋先生尚書王以博學雄文聞于時

兩制訓辭爾雅深厚歎而服者皆曰非先生不能作

奇傳異書蹟微隱奧疑而問者皆曰非先生不能知

晚歲飛遯未嘗一日去書不觀頗聞著述甚富恨未

之見也忽其子昌世若璩按宋德祐丙子昌世甫十歲則此時年五十六書來曰吾父

平生書最多惟困學紀聞尤切於為學者今以其書

視子幸為序所以作之之意寘諸篇端蓋九經諸子

之旨趣歷代史傳之事要制度名物之源委以至宗

工鉅儒之詩文議論皆後學所當知者公作為是書

各以類聚考訂評論皆出己意發前人之所未發辭

約而明理融而達該遂淵綜非讀書萬卷何以能之

連日夜披閱目力為廢不意垂盡之年獲覩希世之

珍序引固非晚陋所敢當然先祖光祿按元史牟應龍傳

祖子才仕宋贈光祿大夫與公之父吏部按宋史王應麟傳父搆曾

知徽州民稱為清白太守同年進士按宋史牟

子才傳嘉定十六年進士則搆亦癸未年登第先父大理按牟應龍傳父

與公同朝者三相得益歡事分之厚不並它人況昭父閉門讀父書

求己志又予所深敬者是用承命而不辭託名於不

朽焉觀者毋以為僭至治二年秋八月壬辰隆山按牟應龍

傳先世蜀之井研人後徙居吳興牟應龍謹識

學者因其所自號稱曰隆山先生

世之為學非止於辭章而已也不明乎理曷能以窮

夫道德性命之蘊理至而辭不達茲其為害也大矣

是故先儒有憂之且夫子之言有曰興於詩立於禮

成於樂其品節備具見於禮之經解夫事不燭不足

以盡天下之智物不窮不足以推天下之用考於史

冊求其精粗得失之要非卓然有識者不能也若是

其殆得之矣在易之居業則曰修辭立誠而畜德懿

德必在夫聞見之廣旁曲通譬是則經史之外立凡

舉例屈指不能以遽盡也揚雄氏作法言其亦有取

夫是後千餘年禮部尚書王先生出知濂洛之學淑

于吾徒之功至溥然簡便日趨偷薄固陋瞠目拱手

面墻背芒滔滔相承恬不以爲恥於是爲困學紀聞
 二十卷其訓以警原其旨要揚雄氏之志也先生年
 未五十諸經皆有說晚歲悉焚棄而獨成是書其語
 淵奧精實非細繹玩味不能解下世三十年

若璩按王應麟傳後

二十年卒則卒當於元成宗元貞二年丙申下至泰定二年乙丑整三十年

肅政司副使燕山馬速忽
 公僉事保定孫公楫濟川分治慶元振興儒學始命
 入梓桷遊公門最久官翰苑時欲悉以所著書進于
 朝廷因循不果今也二公謂桷知先生事最詳俾首
 爲序庸書作書之本旨亦以厲夫後之學者先生諱
 應麟字伯厚自號深寧居士泰定二年冬十月門人
 翰林侍講學士奉政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袁桷敘

按元史袁桷傳至治元年遷侍講學士泰定初辭歸四年卒年六十一諡文清敘蓋作於慶元路家居時

右厚齋王先生困學紀聞二十卷先生諱應麟字伯厚自號深寧叟曰厚齋云者鄉人門弟子尊敬之者爲之也先生平日多著述是編於經傳子史各有考據評證於後學足益見聞得錄諸梓則其益博其傳遠工費浩事未得遂泰定二年冬十月朔東道憲司官行部涖止肅訪之暇詢及是書謂未有刊本爲學校欠事翰林學士袁先生亦專舉明謂宜傳遠惠後學於是具詞申請之于總府轉達于憲司宣慰司都元帥府咸是所請乃鳩工度費於學儲給焉工食之粟則翰林學士袁先生倡助之本學官及岱山長共助以足其用凡書者刊

者董者觀者莫不以是編得傳爲大喜幸翕然集
事嗟夫王先生所爲書久不有所遇一旦得錢諸
梓王先生之志卒以遂此蓋遇鑒識之明主張之
力作成之功而然也刊書成謹識卷末俾觀是書
而有得者知所自云泰定二年十二月癸卯慶元
路儒學教授吳郡陸晉之敘

康熙戊午己未間家大人應博學鴻詞之薦入都
時宇內名宿鱗集而家大人以博物洽聞精於考
據經史獨爲諸君所推重過從質疑殆無虛日或
有問說部書最便觀者誰第一家大人曰其宋王
尚書困學紀聞乎近常熟顧仲恭以演繁露並稱
非其倫也由是海內始知尊尙此書其後家大人
返里門遠近從游者各以此書來請丹黃大人皆
應之不厭然其本特萬曆間刻者不如詠家所藏
慶元路本出尙書兩孫厚孫寧孫手最勝大人自
壯至老手自校讐不啻五六過訛者正之遺者補
之常謂詠曰苟無訛可正無遺可補天下之能事

畢矣雖古人撰著臻此亦難歲丁丑大人間游江
陰從一故家得斷爛鈔本以歸較多二十七條其
辭簡而義精非尙書萬萬不能爲也又檢王子充
序水經歷引尙書言有云江水東逕永安宮南五
十一字刊本鈔本都失去因知子充當日所見本
尤完善亟爲增入歎惋者累日其用心之勤如此
詠以端憂多暇請鳩工授梓大人復自矻矻者彌
月乃手之而喜曰續古人之慧命啓來學之博聞
其在斯乎夫校定書籍故非易自劉向揚雄方稱
此職世豈有其人哉要事求有據不敢憑臆以決
亦可矣小子紀其緣起庶以正世之君子詠遂拜

而書之康熙三十七年歲在戊寅六月望日男詠
謹識

幼承義方晚遇難屯炳
 燭之明用志不分困而
 學之庶自别于下民開
 卷有得述為紀聞深寧

家識

右三十八字乃尚書親筆常熟毛黼季宸以視徵君且曰盍摹勒諸卷首徵君欣然如其請蓋徵君曾兩遣人至鄞縣訪其裔孫求行狀墓銘神道碑以補宋史列傳之畧不可得又欲繪其遺像亦不可得今存其手蹟猶前志也閻詠臨并記

國朝文獻通考 目錄

卷一

易

卷二

書

卷三

詩

卷四

周禮

卷五

儀禮

大戴記

禮記

樂

卷六

春秋

左氏傳

卷七

公羊傳

穀梁傳

論語

孝經

卷八

孟子

小學

經說

卷九

天道

厯數

卷十

地理

諸子

卷十一

考史

史記正誤

卷十二

考史

卷十三

考史

卷十四

考史

卷十五

考史

卷十六

考史

漢河渠 歷代田制
漕運一兩漢崇儒

卷十七

評文

卷十八

評詩

卷十九

評文

卷二十

雜識



困學紀聞卷一

易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易之道也處憂患而求安平者其惟危懼乎故乾以惕无咎震以恐致福

修辭立其誠修其內則為誠修其外則為巧言易以辭為重上繫終於默而成之養其誠也下繫終於六辭驗其誠不誠也辭非止言語今之文古所謂辭也

履霜戒於未然月幾墜戒於將然易貴未然之防至於幾則危矣

潛龍以不見成德管寧所以箴邠原也全身以待時
杜襲所以戒繁欽也易曰括囊无咎无譽

貞者元之本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
長草木也不茂見韓非解老可以發明貞固之說

乾初九復也潛龍勿用即閉關之義坤初六姤也履
霜堅冰至即女壯之戒

淮南人閒訓云易曰潛龍勿用者言時之不可以行
也故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終日乾乾以

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因日以動因夜以息
唯有道者能行之以陰陽言日夕易說所未及

子終日乾乾為句夕惕若為句厲无咎為句證以下文言雖危无咎益驗句
讀斷宜如此不意淮南子誤讀厲上至王輔嗣猶然今朱子本義正之

蔡澤謂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

訕往而不能自反者也亦善言易矣澤相秦數月
而歸相印非苟知之賈誼書云亢龍往而不能反

故易曰有悔潛龍入而不能出故易曰勿用龍之
神也其惟蜚龍乎

越絕引易進退存亡之言曰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
幾得有喪之理陸宣公云喪者得之理得者喪之

端其語本此

坤之六五程子以為羿莽媯武非常之變干寶之說
曰柔居尊位若成昭之主周霍之臣也百官總已

專斷萬機雖情體信順而貌近僭疑言必忠信行

必篤敬然後可以取信於神明无尤於四海愚謂此說為長

乾坤之次屯曰建侯封建與天地並立一旅復夏共和存周封建之效也匹夫亡秦五胡覆晉郡縣之失也

古者君臣之際分嚴而情通上天下澤履其分嚴也山上有澤咸其情通也不嚴則為未濟之三陽失位不通則為否之天下無邦

陰符經云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愚嘗讀易之臨曰剛浸而長遯曰浸而長也自臨而長為泰自遯而長為否浸者漸也聖人之戒深矣

繫于苞桑三柔在下而戒之也繫于金柅一柔方進而止之也

蒙之剛中二也占而求之曰初筮比之剛中五也占而從之曰原筮

童蒙應於二之剛則吉養之早也童觀遠於五之剛則吝見之小也

信君子者治之原隨之九五曰孚于嘉吉信小人者亂之機兌之九五曰孚于剝有厲

鳴謙則吉鳴豫則凶鳴者心聲之發也未知獲戾于上下鳴謙者歟二三子亦姑謀樂鳴豫者歟

柔而剛則能遷善剛而柔則能順理復之六三柔而

不中勉爲初之剛而屢失故頻復巽之九三剛而
不中勉爲初之柔而屢失故頻巽
小畜上九月幾望則凶陰亢陽也歸妹六五月幾望
則吉陰應陽也中孚六四月幾望則无咎陰從陽
也曰幾者戒其將盈陰盈則陽消矣
同人之初曰出門隨之初曰出門謹於出門之初則
不苟同不詭隨
冥於豫而勉其有渝開遷善之門也冥於升而勉其
不息回進善之機也

大蹇朋來進君子之真朋也渙其羣退小人之僞朋
也 泰言朋
否言羣

君子進而衆賢聚故復朋來无咎衆賢盛而君子安
故解朋至斯孚君子之志行而小人之心服故豫
勿疑朋盍簪

易言密雲不雨者二小畜終於既雨者陽之極爲陰
也小過終於已亢者陰之極爲陽也

畜極則通
過極則亢

謹乃儉德惟懷永圖故甘節吉盜言孔甘亂是用飲
故甘臨无攸利
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故曰舍車而徒義弗乘
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故
曰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
召平董公四皓魯兩生之流士不以秦而賤也伏生

浮正伯之徒經不以秦而亡也萬石君之家俗不以秦而壞也剝之終曰碩果不食陽非陰之所能

剝若璩按召平有三此必指為蕭相國客者但秦時封東陵侯非土也伏生下浮正伯上宜增高堂生高堂生亦秦之博士

下陽舉而號亡虎牢城而鄭懼西河失而魏蹙大峴度而燕危故曰設險以守其國狄患攘而民怨結宗藩弱而戚黨顛柄臣揃而宦寺恣寇叛平而方鎮彊故曰思患而豫防之

復曰朋來所以致泰泰曰朋亡所以保泰陽大陰小而言陰陽闔而闢也朔先晦後而言晦朔終而始也

爾雅小巽謂之坎大琴謂之離萬物之象無非易也

若璩按又有纏首謂之革康謂之蠱和樂謂之節

易之終始皆陽也始于乾之初九終于未濟之上九易於蠱終則有始於剝消息盈虛於復反復其道皆曰天行也然則無與於人事歟曰聖人以天自處扶陽抑陰盡人事以回天運而天在我矣

言行可以欺於人而不可以欺於家故家人之象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

復之初即乾之元碩果不食則生矣復之所謂仁也乾為木果在春為仁發生也在冬為幹歸根也終而復始

張子曰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朱子謂聖人作易

示人以吉凶言利貞不言利不貞言貞吉不言不
貞吉言利禦寇不言利為寇也

聞之前修曰中庸誠敬自有乾坤即具此理乾九二
言龍德正中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坤
六二言敬以直內

復以自知必自知然後見天地之心有不善未嘗不
知自知之明也

致命遂志命可致而志不可奪行法俟命命可俟而
法不可變

下學而上達故大畜上九何天之衢亨

魏相以易相漢能上陰陽之奏而不能防戚宦之萌

不知繫于金柅之戒也匡衡以詩相漢能陳關雎
之義而不能止奄寺之惡不知昏椽靡共之戒也

經術雖明奚益焉

五陽之盛而一陰生是以聖人謹於微齊桓公七年
始霸十四年陳完奔齊亡齊者已至矣漢宣帝甘
露三年匈奴來朝而王政君已在太子宫唐太宗
以武德丙戌即位而武氏已生於前二年我藝祖
受命之二年女真來貢而宣和之禍乃作於女真
張芸叟曰易者極深而研幾當潛而勿用之時必

知有亢當履霜之時必知有戰

若據按劉元城器之夏至
日與門人論陰陽消長之

理以謂物禁太盛者衰之始也門人因曰漢宣帝甘露三年呼韓邪單于
稽侯弼來朝此漢極盛時也是年王政君得幸於皇太子生帝驚於甲觀

畫堂為世嫡皇孫為新室代漢之兆此正夏至生一陰之時元城曰然王氏此條純從劉元城論來

易言積善曰家大學言興仁興讓曰家家可以不正

乎

世之治也君子以直勝小人之邪易曰田獲三狐得黃矢世之亂也小人以狡勝君子之介詩曰有兔爰爰雉離于羅

易者象也木上有水為井以木與火為鼎上止下動為頤頤中有物為噬嗑小過有飛鳥之象焉餘卦可以類求王輔嗣忘象之說蒙莊緒餘爾

左傳疏引易云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朱子發以為鄭康成之語愚謂正其本

而萬物理失之豪釐差以千里見於易緯通卦驗漢儒皆謂之易則此所謂易云者蓋緯書也

鄭康成詩箋多改字其注易亦然如包蒙謂包當作彪文也泰包荒謂荒讀為康虛也大畜豶豕之牙

謂牙讀為互大過枯楊生美謂枯音姑无姑山榆晉錫馬蕃庶讀為藩遮謂蕃遮禽也解百果草木

皆甲宅皆讀如解

若據按王氏集鄭注周易云解皆讀如人倦之解

解謂拆呼皮

曰甲根曰宅困劓刑當為倪仇萃一握為笑握讀為夫三為屋之屋繫辭道濟天下道當作導言天下之至蹟蹟當為動說卦為乾卦乾當為幹其說多鑿鄭學今亡傳釋文及正義間見之

書序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而賈逵以爲八
王之法張平子以爲周禮八議之刑索空也空設
之唯馬融以爲八卦杜預但云古書名蓋孔安國
書序猶未行也愚按國語史伯曰平八索以成人
韋昭注謂八體以應八卦也謂乾爲首坤爲腹震
爲足巽爲股離爲目兌爲口坎爲耳艮爲手此足
以證孔馬之說

易正義云伏犧制卦文王繫辭孔子作十翼朱子謂
繫辭本文王周公所作之辭繫于卦爻之下者上
繫下繫乃孔子所述繫辭之傳也彖卽文王所繫
之辭象者卦之上下兩象及兩象之六爻周公所

繫之辭也彖象上下傳者孔子釋經之辭也愚按
釋文云王肅本作繫辭上傳訖於雜卦皆有傳字
本義從之漢儒林傳云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
三絕而爲之傳王肅本是也

阮逸云易著人事皆舉商周帝乙歸妹高宗伐鬼方
箕子之明夷商事也密雲不雨自我西郊王用亨
于岐山周事也朱子發云革存乎湯武明夷存乎
文王箕子復存乎顏氏之子故曰存乎其人朱文
公謂疑皆帝乙高宗箕子占得此爻
明夷之彖曰文王箕子者易洪範道統在焉用晦所
以明道也象數相爲經緯皆演於商之季世

桓譚新論云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夏易詳而殷易簡未詳所據

孔子卜得賁孔子曰不吉子貢曰夫賁亦好矣何謂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賁又何好乎

呂氏春秋賁色不純也

茗谿劉氏云夬以五君子決一小人不曰小人道消而曰道憂蓋上下交而志同如泰之時然後小人之道不行若以五君子臨一小人徒能使之憂而已惟其有憂則將圖之無不至矣愚謂小人道消嘉祐是也小人道憂元祐是也

井之力三荆公解云求王明孔子所謂異乎人之求

也君子之於君也以不求求之其於民也以不取取之其於天也以不禱禱之其於命也以不知知之井之道無求也以不求求之而已文意精妙諸儒所不及

王輔嗣以寂然至无爲復又云冬至陰之復夏至陽之復蘇子美辨其非愚謂先儒云至靜之中有動之端所以見天地之心與寂然至无之說異矣冬至陰之復蓋如周子利貞誠之復就歸處言之荆公曰陽以進爲復初九是也陰以退爲復六二六三六四是也

薛氏曰易以初爻爲七日者舉前卦而云也復之七

日來復震既濟之七日得皆舉初爻

葉少蘊謂凡易見於有為者皆言用用之者何體也

而易不以體對用故別而論之曰易無體晁景迂

若據按景迂名說之即後所云晁以道也

曰體用本乎釋氏

利貞者性情也王輔嗣注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

程子顏子好學論性其情之語本此

君子道盛小人自化故舜湯舉臯伊而不仁者遠王

泉喻氏云泰小人道消非消小人也化小人為君

子也

泰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本義云郭璞洞林讀至

彙字絕句下卦放此愚按正義曰以其彙者彙類

也以類相從征吉者征行也上坤而順下應於乾

已去則納故征行則吉亦以彙字絕句泰之征吉

引其類以有為否之貞吉絜其身以有待

儉德辟難朱子謂收斂其德不形於外

申名蟠以之

泰之三无往不復陽之極也而否將萌否之四有命

无咎陽之復也而泰將至

一許敬宗在文館唐為武氏矣一楊畏居言路元祐

為紹聖矣羸豕之孚左腹之入可不戒哉

家聲之隕隴西以為愧城角之缺新平以為恥清議

所以維持風俗也清議廢風俗壞則有毀宗澤而

譽張邦昌者有貶張浚而褒秦檜者觀民風設教

居賢德善俗可不謹哉

若據按通鑑晉孝武帝太元九年初新平人殺其郡將秦王堅缺其城角以恥

之新平民望深以為病欲立忠義以雪之晉書載記民作會病作慙則此新平以為恥似當作斬蓋恥屬苻堅慙屬新平人也新平今之邠州

齊德衰於召陵

若據按當作葵丘

晉志怠於蕭魚淮平而昇鑄

用潞定而歸真惑易曰日中則昃子曰月闕其搏

不如開明于西

制官刑則具訓蒙士無彝酒則誥教小子易曰童牛

之楛記曰禁於未發之謂豫

龜靈而焦雉文而翳是以衣錦尚絅蘭薰而摧玉剛

而折是以危行言孫此白賁素履所以无咎

知止而后有定故觀身於艮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故

觀心於復

惟進賢可以正君故公仲進牛畜欣越而歌者之田

止孔明進攸之禕允而宮府之體一惟正己可以

格君故管仲有三歸不能諫六嬖之惑魏相因許

伯不能遏弘石之惡泰曰拔茅漸曰進以正

乾文言曰寬以居之朱子謂心廣而道積程子易小

畜傳曰止則聚矣呂成公謂心散則道不積充拓

收斂當兩進其功

丹書敬義之訓夫子於坤六二文言發之孟子以集

義為本程子以居敬為先張宣公謂工夫並進相

須而相成也

艮者限也限立而內外不越天命限之內也不可出

人欲限之外也不可入郭冲晦

若璩按冲晦郭雍所賜號云

小畜上體乾復上體坤乾坤相應故小畜初九復自

道九二牽復吉與復六四中行獨復六五敦復無

悔義甚相類牽復中不自失敦復中以自考二五

皆得中故也澹庵

若璩按澹庵胡銓號云

同人于野公之大也艮其背止之至也皆見於彖明

一卦之義也

里克之中立卸析之二剛可終於邪而已故隨之六二

曰弗兼與也

虛美熏心

若璩按路溫舒語

秦亂

之萌浮文妨要

按王羲之語

晉衰之

兆故貴受之以剝

廉恥國之脈也廉恥泯則國從之是以楚瓦好賄郢

城危晉盈求貨霸業不衰秦賂讒牧遷為虜漢金閭

增垓敗羽利之覆邦可畏哉大學之末七篇之始

所以正人心塞亂原也在益之屯曰莫益之或擊

之

翰音登于天無實之名也殷浩房瑄以之

君子無斯須不學也黃霸之受尚書趙岐之注孟子

皆在患難顛沛中况優游暇豫之時乎易曰困而

不失其所亨

連山首艮艮萬物之所終始也八風始於不周卦氣

始於中孚冬至為曆元黃鍾為律本北方終陰而

始陽故謂之朔方太孚紀日於牛宿紀氣於中首
而以罔冥爲元良之終始萬物也虞仲翔云萬物
成始乾甲成終坤癸艮東北是甲癸之間沙隨程
氏云醫家難經爲百刻圖一歲陰陽升降會於立
春一日陰陽昏曉會於艮時此說與易合又云北
方之氣至陰而陽生焉彖曰習坎重險也於物爲
龜爲蛇於方爲朔爲北於太孚配罔與冥所以八
純卦中獨冠以習

日月爲易一奇一耦陰陽之象也王介甫詩說云彼
曰七月九月此曰一之日二之日何也陽生矣則
言日陰生矣則言月與易臨至于八月有凶復七

日來復同意四月正陽也秀萋言月何也以言陰
生也陰始於四月生於五月而於四月言陰生者
氣之先至者也李子思云復剛長以日云者幸其
至之速臨陽消以月云者幸其消之遲沙隨程氏
云陽極於九而少陰生於八陰之義配月陰極於
六而少陽復於七陽之義配日

一卦變六十四六十四卦變四千九十有六六爻不
變與六爻皆變者其別各六十有四一爻變與五
爻變者其別各三百八十有四二爻變與四爻變
者其別各九百有六十三爻變者其別一千二百
有八十朱子發謂需利用恆者需之恆也蒙六五

順以異者蒙之觀也乾九四乾道乃革者乾之小畜也小畜之中又有離兌故曰革是謂天下之至變張真父謂易無所不變蒙曰困蒙小畜曰復自道又曰牽復履曰夬履離曰履錯然歸妹曰跛能履泰曰帝乙歸妹臨曰咸臨咸曰執其隨艮曰不拯其隨噬嗑曰頤中有物睽曰厥宗噬膚損曰弗損益之又曰或益之夬曰壯于前趾又曰壯于頄遯曰執之用黃牛之革鼎曰鼎耳革兌曰孚于剝未濟曰震用伐鬼方皆有卦變之象小畜以一陽爲復兌以一陰爲剝變之變者也六十有四相錯而不相亂張文饒謂臨之初二皆曰咸臨有咸象

也咸之用在兌之說也履之九五曰夬履有夬象也夬與履乾兌相易之卦也

臨所謂八月其說有三一云自丑至申爲否一云自子至未爲遯一云自寅至酉爲觀本義兼取遯觀二說復所謂七日其說有三一謂卦氣起中孚六日七分之後爲復一謂過坤六位至復爲七日一謂自五月姤一陰生至十一月一陽生本義取自姤至復之說

易正義云四月純陽陰在其中而靡草死十月純陰陽在其中而薺麥生漢和帝紀有司奏以爲夏至則微陰起靡草死可以決小事與月令不同張文

饒曰陽雖生於子實兆於亥故十月薺麥生陰雖

生於午實兆於巳故四月靡草死參同契二月榆
死八月麥生

初六履霜陰始凝也見於魏文帝紀注太史丞許芝

引易傳之言沙隨程氏朱文公皆從之郭京本無
初六字

龜山曰子見南子包承者也此大人處否而亨之道

朱文公謂非所以為訓若使大人處否而包承小

人以得亨利則亦不足以為大人矣

頤初九王輔嗣注云安身莫若不競修己莫若自係

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至哉斯言可書諸紳若璩
按宋

李孟傳亦常取斯
四言誠其子孫云

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傳乎口銘也頤慎言語節飲食

正義用其語

聖人教人用蒙而不用復蓋復者去其不善而復於

善之謂也若蒙則無不善亦未有所失也周南仲

云

趾所以行輔所以言良其趾雖行猶不行也良其輔

雖言猶不言也故能時行時止動靜不失其時其

道光明馮當可云艮六四艮其身象以躬解之樞背為躬見背而
不見面朱文公詩云反躬艮其背止於所不見

止於至
善也

帝乙歸妹子夏傳謂湯之歸妹也京房載湯嫁妹之

辭曰無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無以天子之富而

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夫本天地之義也往事

爾夫必以禮義荀爽對策引帝乙歸妹言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也張說鄔國公主銘亦云帝唐降女天乙歸妹若左傳筮遇泰之需曰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虞翻亦云紂父二說不同正義皆畧之

離言明兩作坎言水洊至起而上者作也趨而下者至也此陸農師之說朱文公取之

范諤昌證墜簡震彖辭脫不喪七鬯四字程子取之漸上六疑陸字誤胡安定取之

釋文引子夏傳云地得水而柔水得地而流故曰比周禮疏謂坤為土坎為水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

柔是水土和合故象先王建萬國親諸侯

釋文引鄭注異字然內則注明夷睇于左股猶有所

遺

朋盍簪簪疾也至侯果始有冠簪之訓晁景迂云古

者禮冠未有簪名

若據按杜詩盍簪喧樞馬近杜註號詳博皆未知其從侯果來者侯果說見李鼎祚周易集解

說苑周公戒伯禽曰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孔子曰易曰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今易無此言又泄洽曰易曰夫君子居其室云云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天地動而萬物變化今易無末一句然泄洽在夫子之前而引易大傳之言殆非

也

鹽鐵論文學引易曰小人處盛位雖高必崩不盈其道不恆其德而能以善終身未之有也是以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說文引易曰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今易無之疑易傳及易緯

後漢魯恭引易曰潛龍勿用言十一月十二月陽氣潛藏未得用事雖煦噓萬物養其根莖而猶盛陰在上地凍水冰陽氣否隔閉而成冬故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言五月微陰始起至十一月堅冰至也又云易十二月君子以議獄緩死又云案易五月姤用事經曰后以施令誥

四方言君以夏至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陰也又引易曰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言甘雨滿我之缶誠來有我而吉已趙溫曰於易一為過再為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漢儒說易可以參考

王肅注易十卷今不傳其注噬乾肺得金矢曰四體離陰卦骨之象骨在乾肉脯之象金矢所以獲野禽故食之反得金矢君子於味必思其毒於利必

備其難見太平御覽

若據按宋史藝文志易類有王肅傳十一卷

漢郊祀志引西鄰之禴祭顏師古注淪煮新菜以祭蓋以禴為淪王輔嗣云禴祭之薄者也沼沚之毛

國學編卷一
二
蘋蘩之菜可羞於鬼神亦與顏注同鄭康成謂禴
夏祭之名

離九三蔡伯靜解云鼓缶而歌當衰而樂也大耋之
嗟當衰而哀也盛衰之道天之常也君子之心順
其常而已不樂則哀皆爲其動心而失其常者故
凶此說長於古注

京氏易剝牀以簠謂祭器澹庵云易於剝坎取象簠
簠以精意寓焉

上天下澤履此易之言禮雷出地奮豫此易之言樂
呂成公之說本於漢書上天下澤春雷奮作先王
觀象爰制禮樂

渙其羣蘇明允云羣者聖人所欲渙以一天下者也
本義取之謂程傳有所不及

充善端於蒙泉之始絕惡念於履霜之萌
坊記曰不耕穫不菑畲凶荀子曰括囊无咎无譽腐
儒之謂也左氏傳穆姜以元亨利貞爲隨之四德
爲是說者其未見彖象文言歟

易緯坤鑿度注云虞世南曰不讀易不可爲宰相注
者未詳其人亦天下名言也

乾乾夬夬皆九三重剛也謙謙初六居下卦之下也
坎坎六三居重險之間也蹇蹇六二陰居陰也
諸卦之爻皆及卦名坤小畜泰大畜既濟六爻悉無

之

八卦之象又有六焉巽曰木坎曰雲曰泉曰雨離曰
明日電

曾子天圓篇火日外景金水內景薛士龍詩云嘗聞
曾子書金火中外明圓方遞舍施二景參黃庭愚
謂周髀云日猶火月猶水火則外光水則舍景其
說本於易之坎離坎內陽外陰故為水為戶離內
陰外陽故為火為日

繫辭正義云韓氏親受業於王弼承王弼之旨故引
弼云以證成其義愚考王弼終於魏正始十年韓
康伯東晉簡文帝引為談客二人不同時相去甚

遠謂之親受業誤矣

若瓌按韓康伯名伯穎川長社人殷浩之
外甥也官太常晉書有傳嘗謂唐李嘉祚
詩輔嗣外孫遠解易惠連群從總能詩王輔嗣年二十四卒無子絕嗣見
三國志晉張湛雖稱輔嗣女壻趙季子家有列子未聞季子之子能明易
以傳其學此必殷浩外甥之誤記蓋詩人多不
契勘或曰安知其不別有所據余笑而不敢答

程子言易謂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朱子以為先見
象數方說得理不然事無實證則虛理易差愚嘗
觀顏延之庭誥云馬陸得其象數取之於物荀王
舉其正宗得之於心其說以荀王為長李泰發亦
謂一行明數而不知其義管輅明象而不通其理
蓋自輔嗣之學行而象數之說隱然義理象數一
以貫之乃為盡善故李鼎祚獨宗康成之學朱子
發兼取程邵之說

馮當可謂王輔嗣蔽於虛無而易與人事疏伊川專於治亂而易與天道遠又謂近有伊川然後易與世故通而王氏之說為可廢然伊川往往捨畫求易故時有不合又不曾通一卦之體以觀其全每求之爻辭離散之間故其誤十猶五六晁子止若璩止名公武即撰按子為易廣傳當可答書曰判渾全之體使後學無以致其思非傳遠之道

呂元鈞云求於八卦之先而牽於數故謂坎離先天地得於六爻之後而惑乎氣故謂卦氣起中孚

伏羲之易當以圖觀文王以後始有書爻若璩按爻軒軒林光朝

號云易不畫詩不歌無悟入處誠齋按誠齋楊萬里號云卦

者其名畫者非卦也此伏羲氏初製之字也愚按易緯乾鑿度以八卦之畫為古文天地風山坎火雷澤字

上繫七爻起於中孚鳴鶴在陰下繫十一爻起於咸
 憧憧往來卦氣圖自復至咸八十八陽九十二陰
 自姤至中孚八十八陰九十二陽咸至姤凡六日
 七分中孚至復亦六日七分陰陽自然之數也
 龜山曰乾坤兩卦聖人釋其義於後是解易之法沙
 隨曰乾坤易之門文言於乾四致意焉坤則一而
 已舉乾坤之義則它卦可知上繫解七爻下繫解
 十一爻大畧類文言學者可以三隅反

何以守位曰人釋文云桓孚明僧紹作仁今本乃從桓孚誤矣本義作人云呂氏從古蓋所謂非眾罔與守邦

筮法依七八九六之爻而記之古用木畫地少牢云

卦者在左坐卦以木特牲云卒筮寫卦筮者執以

示主人卦者主畫地識爻六爻備乃以方版寫之今則用錢以三少為重錢

九也三多為交錢六也兩多一少為單錢七也兩

少一多為坼錢八也見儀若璩按儀當作士冠禮疏

易者數之原也屯十年乃字需三人訟三百戶三禡

師三錫比三驅同人三歲蠱先甲後甲三日臨八

月復七日十年頤十年坎簋貳三歲晉三接明夷

三日不食睽二女一車解三狐損貳簋三人一人

十朋益十朋夬五剛萃一握困三歲革三就震七

日漸三歲豐三歲旅一矢巽先庚後庚三日三品

既濟七日三年未濟三年其數例總釋于乾鑿度

如月幾望已日乃孚皆陰陽氣數之變若璩按王氏云數亦多遺如乾

萬物六位六龍萬國四德四時坤萬物一朝一夕四支蒙再三瀆師萬邦比萬國泰萬物否萬物謙萬民豫四時觀四時无妄萬物頤萬物萬民離百穀四方咸二氣萬物函四時萬物從一明夷四國睽萬物解百果姤四方萃萬物革二女四時震百里九陵歸妹萬物節四時亦有誤三品置於先庚後庚三日之下是也

卦具四德者七乾坤屯隨臨无妄革也唯乾不言所

利

遇惡揚善所以順天休命內君子外小人所以財成

天地之道

乾坤既位人居其中屯以建侯作之君蒙以養正作之師

大畜為學資為文能止健而後可以為學文明以止而後可以為文止者篤實而已不以篤實為本則學不足以成德文不足以明理

易立乎其中體也易行乎其中用也朱子謂行以造化言立以卦位言

旅初六斯其所取災王輔嗣注云為斯賤之役唐郭京謂斯合作僂愚按後漢左雄傳職斯祿薄注云斯賤也不必改僂字

城復于隍其命亂也湯伯紀云亂如疾病則亂之亂愚謂唐予宗極熾而豐泰之極也以李林甫楊國忠為周召以安祿山哥舒翰為方虎非命亂而何漢郊祀志劉向引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愚按大戴禮本命篇誣鬼神者罪及三世易大傳豈即

此篇歟

若據按凡書引易為今周易所無者顏師古曰蓋易家之別說者也豈得謂即大戴禮記

說卦釋文引荀爽九家集解得八卦逸象三十有一隋唐志十卷唯釋文序錄列九家名氏云不知何人所集稱荀爽者以為主故也其序有荀爽京房馬融鄭玄宋衷虞翻陸績姚信翟子予為易義注內又有張氏朱氏並不詳何人荀悅漢紀云馬融

著易解頗生異說爽著易傳據爻象承應陰陽變化之義以十篇之文解說經意由是堯豫言易者咸傳荀氏學今其說見於李鼎祚集解若乾升於坤曰雲行坤降於乾曰雨施乾起坎而終於離坤起離而終於坎離坎者乾坤之家而陰陽之府故曰大明終始皆諸儒所未發

王昭素謂序卦云離者麗也麗必有所感故受之以咸咸者感也凡十四字晁以道古易取此三句增入正文謂後人妄有上下經之辯吳仁傑亦從王晁之論沙隨程氏按繫辭曰二篇之策從韓康伯本張文饒云序卦上經不言乾坤下經不言咸者

天地人物之本必藏諸用也朱新仲謂一行易纂引孟喜序卦曰陰陽養萬物必訟而成之君臣養萬民亦訟而成之然則序卦亦雜以經師之言歟劉夢得辯易九六論曰董生言本畢中和中和本其師師之學本一行朱文公曰畢氏揲法視疏義爲詳柳子厚詆夢得膚末於學誤矣若據按子厚謂董生膚末於學非詆夢得古易五家呂微仲晁以道睢陽王氏東萊呂氏九江周燔又有程迥吳仁傑二家而洪興祖以一行所纂古子夏傳爲正以諸書附著其下爲考異釋疑經說多依託易爲甚子夏傳張弧作也關子明傳阮逸作也麻衣正易戴師愈作也

越絕外傳范子曰道生氣氣生陰陰生陽愚謂先陰後陽即歸藏先坤之義闔而闢靜而動也

鄭志張逸問贊云我先師棘下生何時人荅云齊田氏時善學者所會處也齊人號之棘下生無常人

也愚按康成有易贊所謂贊云者易贊也棘下即稷下也劉向別錄談說之士會於稷門下

若據按魯亦有棘下

為城內地名見左傳定公八年水經注竟認亦儒者之所萃焉恐誤

京氏易積算法引夫子曰八卦因伏羲暨于神農重乎八純聖理卒微易道難究迄乎西伯父子研理窮通上下囊括推爻考象配卦世應加乎星宿局於六十四所二十四氣分天地之數定人倫之理

驗日月之行尋五行之端灾祥進退莫不因茲而兆矣故考天地日月星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之情狀運氣生歿休咎不可執一隅故曰易含萬象又引孔子云易有四易一世二世為地易三世四世為人易五世六世為天易游魂歸魂為鬼易此占候之學決非孔子之言也張文饒言四易又異於是易有四體一用三伏羲先天體也連山天易歸藏地易周易人易用也

京氏謂二至四為互體三至五為約象儀禮疏云二至四三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先儒謂之互體說卦虞翻曰乾坤五貴三賤故定位艮兌同氣相求

故通氣震巽同聲相應故相薄坎戊離己月三十日一會於壬故不相射坤消從午至亥故順乾息從子至巳故逆蓋用納甲卦氣之說

初九潛龍辭也有九則有六變也潛龍象也勿用占

也輔漢卿謂易須識辭變象占四字項氏曰不稱乾馬而稱震龍震動也

乾之動自震始

陽為大陰為小大畜小畜大過小過取陰陽為義

六爻有得有失唯謙三吉三利家人一爻悔亡五爻皆吉

漢書敘傳六世耽耽其欲澌澌音澌注頤六四爻辭澌

澌欲利之貌今易作逐逐子夏傳作攸攸顏注以

澌澌為欲利輔嗣以逐逐為尚實其義不同

上蔡謝子為晁以道傳易堂記後序言安樂邵先生

皇極經世之學師承頗異安樂之父昔於廬山解

后文恭胡公從隱者老浮圖遊隱者曰胡子世福

甚厚當秉國政邵子仕雖不偶學業必傳因同授

易書上蔡之文今不傳僅載於張棋書文恭集後

康節之父伊川丈人名古字天叟

邵子觀物外篇曰天地之氣運北而南則治南而北

則亂亂久則復北而南矣張文饒謂先天圖自泰

歷蠱而至否自否歷隨而至泰即南北之運數也

聞見錄載邵子之言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

將亂自南而北蓋為聞杜鵑發也陳忠肅謂重南輕北分裂有萌則以人事知之

歐陽公以河圖洛書為怪妄東坡云著於易見於論語不可誣也南豐云以非所習見則果於以為不然是以天地萬物之變為可盡於耳目之所及亦可謂過矣蘇曾皆歐陽公門人而論議不苟同如此

迂齋

若璩按迂齋樓昉號

講易謂伏羲未作易之前天下之人心

無非易伏羲既作易之後天下之萬事無非易又

策問謂神明逸以易學名而其後世衡至師道累

葉為名將郭達以將帥顯而其後兼山

按兼山郭忠孝號

雲

按白雲郭雍號

皆明易蓋易之為書兵法盡備其理一也

愚聞之先君云

若璩按王氏玉海易云有未畫之易易之理有既畫之易易之書唐薛仁貴亦有周易新注本義十四卷

知識欲高明故效天操履貴篤實故法地

晁景迂述郭敏修之言曰所以生生者智水不可不

崇而禮火則卑之此卦之所以既濟也

養生之說陰升陽降

史記春申君說秦昭王引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

始之易終之難也今易未濟曰小狐汔濟濡其尾

高宗伐鬼方後漢西羌傳武丁征西羌鬼方三年乃

克竹書紀年武丁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

然則鬼方即鬼戎與詩殷武奮伐荆楚朱子集傳

云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蓋謂此愚按大戴

禮帝繫篇陸終氏娶於鬼方氏楚世家陸終生子
六人六曰季連芊姓楚其後也可以證集傳之說
未濟三陽失位程子得之成都隱者朱子謂火珠林
已有蓋伊川未曾看雜書

虞翻夢吞三爻而通易陸希聲夢三聖人而捨象數
作傳然翻未知言有序之戒希聲未知比之匪人

之訓踐履與易相違若據按陸希聲傳見唐書百十六陸質傳
見唐書百六十八各為一人希聲雖有在
位無所輕重之文不似質黨章執誼此云比之匪人似
認陸希聲為陸質不知一侍憲宗於東宮一相昭宗者

張緒云何平叔不解易中七事伏曼容云何晏疑易
中九事愚謂晏以老莊談易係小子觀朵頤所不
解者豈止七事哉以義理解易自王弼始何晏非弼比也清談亡
晉衍也非弼也范甯以王弼何晏並言過矣

上坎為雲下坎為雨虞翻之說也郭子和從之坎在上
為雲故

雲雷屯坎在下為
雨故雷雨作解女子貞不字謂許嫁笄而字耿氏之
說也朱文公從之

咸之感无心感以虛也兌之說无言說以誠也堯之
於變時雍孔子之綏來動和其感至矣文王靈臺
之樂宣王雲漢之憂若據按初
刊本作喜其說深矣

德非日新不足以言盛義非入神不足以言精

館閣書目周易元包十卷唐衛元嵩撰今按楊楫序
云元嵩益州成都人明陰陽曆算獻策後周賜爵
持節蜀郡公武帝尊禮不敢臣之北史藝術傳蜀
郡衛元嵩好言將來事不信釋教嘗上疏極論之

書目以為唐人誤矣

揚雄覈靈賦曰大易之始河序龍馬洛貢龜書劉牧謂河圖洛書同出于伏羲之世

曾子固為徐復傳云康定中仁宗命講易乾坤既濟未濟又問今歲直何卦西兵欲出如何復對歲直小過而太一守中宮兵宜內不宜外仁宗嘉其言與林瑀同修周易會元紀今考侍講林瑀上會元紀推帝王即位必遇辟卦而真宗乃得卿卦每開說皆諂諛之辭緣飾以陰陽賈昌朝奏瑀所學不經不宜備顧問遂絀之復與瑀同修不經之書未可謂知易也荀子曰善為易者不占

介于石古文作矸晉孔垣書曰矸石之易悟

坤曰早辯解曰夙吉治之於未亂為之於未有在周

子謂之幾在張子謂之豫

程子易傳晚始授門人止齋若璩按止齋陳傅良號春秋後傳亦

曰此身後之書劉道原謂柳芳唐曆本皆不同由

芳書未成而傳之故也若璩按晉書孫盛傳著晉陽秋咸稱良史諸子私改之盛初寫兩定本奇慕容

儁後孝武帝博求異聞始於遼東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書遂兩存太平寰宇記高句麗國書籍中有晉陽秋安得今有人向彼國購得乎

易緯辨終備曰煌煌之耀乾為之綱合凝之類坤握

其方雄雌吐吟六節搖通萬物莩甲日營始東六

節蓋謂六子曰營始東震也

東坡曰左氏論易唯南蒯穆姜之事為近正知莊子曰師出以律

有律以知已也杜預注法行則人從法法敗則法從人亦格言也

天地未嘗一日無陽亦未嘗一日無君子故十月為

陽純坤稱龍朱子曰復之一陽是坤卦積來一日

生一分至十一月一陽始成

困九五曰利用祭祀李公晦謂明雖困於人而幽可

感於神豈不以人不能知而鬼神獨知之乎愚謂孔子云知

我者其天乎韓子云惟乖於時乃與天通不求人知而求天知處困之道也

坎之六四曰樽酒簋贰用缶在險之時用禮之薄它

爻之言酒者三需九五需于酒食困九二困于酒

食未濟上九有孚于飲酒卦皆有坎文王周公以

酒誥戒其象見於易其言詳於書二爻皆陽剛制

之意也

菟陸夬夬項氏玩辭曰菟音丸山羊也陸其所行之

路也猶鴻漸于陸之陸兌為羊在上卦有山羊之

象愚按說文菟山羊細角也從兔足首聲讀若丸

寬字從此徐鍇按本者注菟羊似麋羊角有文俗

作獬

聖人不以位為樂也在易謂之虎尾在書謂之朽索

深淵

先甲先庚吳祕注法言云周禮治象挾日而斂之鄭

司農云從甲至癸謂之挾日是以易稱先甲三日

先庚三日皆為申命令之義獨取甲庚者以甲木

主仁示其寬令也庚金主義示其嚴令也

程子謂學易先看王弼余謂輔嗣之注學者不可忽也於乾九三曰乾三以處下卦之上故免亢龍之悔坤三以處下卦之上故免龍戰之災上九曰夫以剛健而居人之首則物之所不與也以柔順而為不止則佞邪之道也故乾吉在无首坤利在永貞於文言曰進物之速者義不若利存物之終者利不及義又曰文王明夷則主可知矣仲尼旅人則國可知矣又曰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於坤曰方而又剛柔而又圓求安難矣初六曰陰之為道本於卑弱而後積著者也故取履霜以明其始

陽之為物非基於始以至於著者也故以出處明之則以初為潛於小畜上九曰大畜者畜之極也畜而不已畜極則通是以其畜之盛在於四五至于上九道乃大行小畜積極而後乃能畜是以四五可以進而上九說征之輻於大有六五曰不私於物物亦公焉不疑於物物亦誠焉於豫初六曰樂過則淫志窮則凶豫何可鳴於觀上九曰觀我生自觀其道者也觀其生為民所觀者也於賁六五曰賁于束帛正園乃落賁于正園帛乃粦粦用莫過儉泰而能約故必吝焉乃得終吉也於復曰凡動息則靜靜非對動者也語息則默默非對語

者也於頤初九曰安身莫若不競修己莫若自保
 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於家人初九曰凡教在
 初而法在始家瀆而後嚴之志變而後治之則悔
 矣九三曰行與其慢寧過乎恭家與其瀆寧過乎
 嚴上九曰凡物以猛為本者則患在寡恩以愛為
 本者則患在寡威故家人之道尚威嚴也於睽上
 九曰見豕負塗甚可穢也見鬼盈車吁可怪也先
 張之弧將攻害也後說之弧睽怪通也往不失時
 睽疑亡也貴於遇雨和陰陽也陰陽既和羣疑亡
 也於蹇初六曰處難之始居止之初獨見前識觀
 險而止以待其時知矣哉於萃之象曰聚而无防

則衆生心於漸上九曰進處高潔不累於位无物
 可以屈其心而亂其志我我清遠儀可貴也於中
 孚上九曰飛音者音飛而實不從之謂也於小過
 六五曰小畜尚往而亨則不雨也小過陽不上交
 亦不雨也

乾稱父純陽坤稱母純陰震長男陽在初巽長女陰在初坎中男陽在中

離中女陰在中艮少男陽在末兌少女陰在末

知之崇必欲其效天義之精必欲其入神
 蒙之養正察乎微頤之養正先乎近
 家人卦辭曰利女貞男正易女正難二南之詩以化
 行閨門為極致上九之象曰反身之謂也身正則

家正矣

蒙之初曰發家人之初曰閑顏氏家訓謂教兒嬰孩
教婦初來

困學紀聞卷一

困學紀聞卷二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書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春秋傳所謂三墳五典
是也前賢謂皐夔稷契有何書可讀理實未然黃
帝顓頊之道在丹書武王所以端纒東面而受于
師尚父也少皞氏之紀官夫子所以見郊子而學
焉也孰謂無書可讀哉
呂氏春秋序意曰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矣爰
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為民父母不韋
十二紀成於秦八年歲在涪灘上古之書猶存前

聖傳道之淵原猶可考也

書大傳虞傳有九共篇引書曰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殷傳有帝告篇引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豈伏生亦見古文逸篇邪大傳之序有嘉禾揜誥今本闕焉隋志有逸篇二卷出齊梁之間似孔壁中書殘缺者唐有三卷徐邈注鄭漁仲謂書逸篇仲尼之時已無矣恐未然

漢初去聖未遠帝王遺書猶有存者賈誼書修政語引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顓頊曰至道不可過也至義不可易也功莫美於去惡而爲善罪莫大於去善而爲惡故非吾善善而已也善緣善也非惡惡而已也惡緣惡也吾曰慎一日帝嚳曰緣巧者之事而學爲巧行仁者之操而與爲仁也故節仁之器以修其財而身專其美矣德莫高於博愛人而政莫高於博利人故政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吾慎此而已矣帝堯曰吾存心於先古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飢曰此我飢之一民或寒曰此我寒之一民有罪曰此我陷之也帝舜曰吾盡吾敬而以事吾上故見謂忠焉吾盡吾敬以接吾敵故見謂信焉吾盡吾敬以使吾下故見謂仁焉吾取之以敬也吾得之以敬也大禹諸侯會則

同書五篇卷二

問於諸侯曰諸侯以寡人爲驕乎朔日朝則問於
士曰諸大夫以寡人爲汰乎又曰民無食也則我
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我弗能勸也湯曰學
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若火舍
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庭而
就火之光於室也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得賢
而舉之得賢而與之譬其若登山乎得不肖而舉
之得不肖而與之譬其若下淵乎是以明君慎其
舉而君子慎與又曰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
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
道不以手而以耳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積道

者以信樹道者以人又引周文王武王成王問粥
子武王問王子旦師尚父淮南人間訓引堯戒曰
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於垤此帝
王大訓之存於漢者若高帝能除挾書之律蕭相
國能收秦博士官之書則倚相所讀者必不墜矣
幸而緒言尚在知者鮮焉好古之士盍玩繹於斯
墨子南使衛載書甚多弦唐子見而怪之墨子曰昔
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二士相天下猶如
此吾安敢廢此也今本闕墨子七十
一篇今止十三篇外史掌三皇五帝
之書大訓在西序讀書百篇謂此類也若據按今墨子
七十一篇止闕
其八墨子南使衛之文現載貴義篇
此云止十三篇與陳氏書錄解題合

釋文序錄云尚書之字本為隸古既是隸寫古文則不全為古字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蓋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然則今所傳古文尚書未必皆孔安國之本宋景文筆記云楊備得古文尚書釋文讀之大喜書訊刺字皆用古文按國史藝文志唐孝明寫以今字藏其舊本開寶五年別定今文音義咸平二年孫奭請摹印古文音義與新定釋文並行今亦不傳然漢至唐所謂古文者孔安國以隸存古非科斗書也今有古文尚書呂微仲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郭忠恕定古文尚書并釋文今本豈忠恕所定歟宣和六年詔洪範復從舊文以陂為頗然監本未嘗復舊也若據按隸古

定是一行科斗書一行真書孔穎達所謂就古文體而從隸定之存古為可慕以隸為可識故曰隸古也

吳才老書禪傳考異云伏氏口傳與經傳所引有文異而有益於經有文異而無益於經有文異而音同有文異而義同才老所述者今不復著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古文定作正開元若據按當作天寶後並同誤作定晁景讓于德弗嗣班固典引作不台史記自序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史記作來始滑漢書作七始詠忽又或作習鄭康成曰笏也大傳大誥曰民儀有十夫王莽作大今無俊字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漢歷志作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是朔旦冬至之歲高宗亮陰

禮記作諒闇

注讀為梁鶴

漢五行志作涼陰大傳作梁闇

予若觀火周禮注謂今燕俗名湯熱為觀微子我

其發出狂史記宋世家狂作往注引鄭康成曰我

其起作出往也君奭天難謀王莽傳作天應裴謚

欽明文思安安考靈耀作晏晏

鄭氏注寬容覆載謂之晏

晏第五倫上疏體晏晏之姿

無逸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石經

曰肆高宗之饗國百年漢杜欽亦曰高宗享百年

之壽

按漢五行志劉向傳皆云高宗百年

費誓說文作棐誓史記作盼大

傳作鮮

按一作彌

度作刑以詰四方周禮注云度作詳刑

哀矜折獄漢于定國傳作哀鰥哲獄

大傳哀矜哲獄

折民惟

刑漢刑法志作愆民天齊于民俾我一日楊賜封

事作假我一日

賜通桓君章句即歐陽尚書

劉愷引上刑挾輕下刑

挾重說文顧畏于民品多言也

尼輒切

書始二典猶詩之首二南取費秦之誓猶詩之有魯

頌

大傳說堯典謂之唐傳則伏生不以是為虞書

若瓌按說文引

五品不遜亦曰唐書其時舜典合於堯典內

夏小正月令時訓詳矣而堯典命羲和以數十言盡

之天官書天文志詳矣而舜典璣衡以一言盡之

敘事當以書為法

堯典以日中宵中為春秋之別月令兩言日夜分無春秋之異

堯典日月星辰孔注謂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會益

稷日月星辰謂日月星為三辰五禮一也孔注於

舜典以為吉凶賓軍嘉於臯陶謨則曰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

史記索隱云春言東作夏言南為皆是耕作營為勸

農之事孔安國強讀為訛字雖訓化解釋紆回今更記作

南

周禮注引書曰分命和仲度西曰柳穀虞翻云鄭字

所注尚書古篆卯字反以為昧古大篆卯字讀當

為柳古柳卯同字而以為昧裴松之謂翻言為然

宅嵎夷釋文云尚書考靈耀及史記作禹鍊今按史

記堯本紀居郁夷正義郁音隅夏本紀嵎夷既畧

索隱云今文尚書及帝命驗並作禹鐵古夷字薛氏曰

今登州之地

四岳孔注云即上羲和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按周

語太子晉曰共之從孫四岳佐禹胙國命為侯伯

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左傳許大岳之胤也杜氏注

謂大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當從周語之說汪齋云

許皆四岳之後堯讓許由亦其一也若據按韋昭國語註共工諸侯炎

五典克從孔安國傳本於左氏程子解本於孟子左

氏言五教不及君臣夫婦朋友天敘有典而遺其

三焉唯孟子得之

程子謂其堯之徒及舜登庸之始側陋之人顧居其

上此凶亂之人所不能堪故其惡顯而舜誅之韓

非曰堯欲傳天下於舜鯨諫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此可以證程子之說

韓非謂堯誅共鯨非也

范蜀公正書曰舜之五刑流也官也教也贖也賊也

一流宥五刑者舜制五流以宥三苗之劓刵荆宮大

辟也皇王大紀之說本諸此而以墨劓荆宮大辟

為賊刑之科目

書序帝釐下土方設居方釋文云一讀至方字絕句

商頌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朱文公亦以方字

絕句云楚辭天問禹降省下土方蓋用此語然書

序已有此讀矣

鄭康成讀舜典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登庸二十

謂歷試二十年

大禹謨言念哉者二益稷言念哉者一皆禹告舜之

辭心者治之本心斯須不存治忽分焉共惟千載

心秋月照寒水於此見之

臯陶曰彰厥有常吉哉周公曰庶常吉士召公曰吉

士吉人帝王用人之法一言以蔽之曰吉舜所舉

曰元曰愷吉德之實也所去曰凶吉德之反也議

論相傳氣脈相續在春秋時謂之善人在西漢時

謂之長者惟吉則仁所謂元者善之長為天地立

心者也

四學編卷二
七
傲戒無虞絜齋若據按絜齋袁燮號解云治安之時危亂之萌已兆漢宣帝渭上之朝是年元后生成帝新都篡漢已兆於極盛之日矣無虞豈可不傲戒愚謂匈奴衰而女戎興倚伏果可畏哉又解七旬有苗格云舜耕歷山之時祇見厥父惟知己之有罪而不見父之為頑所以底豫及其征苗也自省未嘗有過而惟見苗民之作慝所以逆命至班師之後誕敷文德無異負罪引慝之心而遂格焉滿損謙益捷於影響人心豈可以自滿哉愚謂仲虺之誥成湯召公之訓武王戒其滿而自矜也齊桓服楚魏武得荊州唐莊宗取汴皆以滿失之

九德知人之法三俊用人之法

禹之告舜曰安汝止盡天理而無人欲得至善而止也尹之告太甲曰欽厥止去人欲而復天理求至善而止也

虞書作服天子自日月而下十二章鄭康成注周禮謂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而冕服九章注禮記郊特牲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二禮之說自相背馳魯秉周禮周魯之禮其有異乎

古文尚書及說文絜火灂灂灂灂艾軒曰灂灂灂灂當各為一物灂當為玉灂之灂灂園物也意其為

璪之狀而以火旁飾之火因物而後見耳考工記謂火以圓得非指璪火為一物乎鄭司農謂為圓形似火此為近之希冕謂黼黻黼黻皆從黼同謂之希冕陸德明希與黼同蓋有由來也

鳥獸踏踏馬融以為笱虞七經小傳用其說書禘傳以鳳凰來儀為簫聲之和艾軒亦曰制器尚象

古文劄磬今文作簫左氏曰韶劄諸儒誤以簫管解之

說文寡嫚也引虞書若丹朱寡論語寡盪舟按書有

罔水行舟之語則寡盪舟者恐即謂丹朱若璪按羿

夏之賊臣也丹朱未聞凶終此儼不當

古文天明畏自我民明畏今文下畏字作威蓋衛包

所改當從古

若稽古稱堯舜禹三聖而皋陶與焉舜以天下遜禹

禹獨推皋陶孟子論道之正傳亦曰若禹皋陶則

見而知之又曰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子夏亦

云舜舉皋陶觀於謨而見皋陶之學之粹也若璪按

下遜禹禹獨推皋陶此自出魏晉間晚出書大禹謨余有疑見尚書古文疏證卷四第五十七條

蠻夷猾夏明刑治之而有餘四夷交侵征伐制之而

不足虞周之德天淵矣

淮南子曰皋陶瘖而為大理此猶夔一足之說也皋

陶陳謨賡歌謂之瘖可乎司馬公詩云法官由來

少和泰皋陶之面如削瓜然荀子非相之言亦未

必然

史記秦本紀大費佐舜調馴鳥獸是為柏翳索隱云尚書謂之伯益而陳杞世家謂伯翳之後封為秦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不見也則伯翳非伯益矣水經注偃師九山有百蟲將軍顯靈碑云將軍姓伊氏諱益字隤啟帝高陽之第二子伯益者也

黃度文叔書說益即隤啟本於此若據按伯益即伯翳非為一人莫妙於金仁山前編王氏與仁山同時居址亦近或未及見其論著乎

鄭語史伯曰姜伯夷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注謂四岳之族大戴禮誥志篇虞史伯夷曰

明孟也幽幼也

史記歷書引之而其文小異虞夏之歷為昔自在右歷百草權輿瑞雉無禘為百草奮與神鳩先淳若據按尚書伯夷典舜三禮未聞佐堯且齊四岳之後茲又以為伯夷後將齊有二祖乎大子晉語較確

呂氏春秋云舜欲以樂傳教於天下乃令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而進之舜以為樂正

重黎舉夔見於此

漢董賢冊文言允執其中蕭咸謂此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班固筆之於史矣而固紀竇憲之功曰納于大麓惟清緝熙其諛甚於董賢之冊當憲氣談方張有議欲拜之伏稱萬歲者微韓稜正色則無君之惡肆矣此固所以文姦言而無忌憚也倪正父駁昆命元龜之制有以也夫

若據按昆命元龜乃史彌遠拜右相制詞倪思時知福州讀之駭歎以為用舜禹揖遜文請貼改

五行大禹謨以相克為次洪範以生數為次五德鄒

衍以相勝為義劉向以相生為義

柔而立無立為懦柔惠且直不直為諂柔嘉維則失其則非嘉也

賈誼書君道篇引書曰大道亶亶其去身不遠人皆有之舜獨以之此逸書也

禹貢釋文周公職錄云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布

九州隋唐志無此書太平御覽引太一式占周公城名錄有此三句夾深通志藝文畧周公城名錄

一卷城職字相似恐傳寫之誤世說注云推周公城錄冷城宜是金陵本里抱朴子

內篇登涉引周公城名錄

大傳曰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注謂四章

皆歌禹之功所謂九敘惟歌九德之歌於此猶可

考

說文引虞書曰仁閔覆下則稱旻天蓋虞書說也

豫州滎波既豬古文云滎嶓既都職方氏豫州其浸

波滎鄭注云波讀為播禹貢曰滎播既都賈公彥

疏云禹貢有播水無波然則漢唐書本皆作滎播

也史記夏本紀作播音波

史記引禹貢二百里任國書男邦孔注男任也任王者事音王王莽封王氏

女皆為任注任充也男服之義男亦任也男任二字蓋通用

揚州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東坡書傳云吳王夫差闕溝通水而江始有入淮之道禹時則無之愚按吳

之通水有二焉左氏傳哀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

注云今廣陵韓江

此自江入淮之道也吳語夫差起師北征

闕為深溝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

晉公午於黃池左氏傳哀十三年會黃池

注云陳郟封北縣南

有黃亭近濟水

此自淮入汴之道也

若據按此句從初刊本增補

百川東注弱水獨西故洪範弱為六極弱與柔異柔

如漢文帝弱如元帝

過九江至于東陵曾彥和謂東陵今之巴陵余按史

記正義岳州有巴陵蓋是東陵曾說本此

朔南暨為句下云聲教訖于四海史記注本如此

說苑子貢曰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修

教一年而有扈氏請服莊子謂禹攻有扈國為虛

厲皆與書異楚辭天問云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

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又云有扈牧豎云何而逢

擊牀先出其命何從古事茫昧不可考矣呂氏春

秋曰夏后相與有扈戰于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

之夏后相曰不可吾地不淺吾民不寡戰而不勝

是吾德薄而不教不善也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

貳味琴瑟不張鐘鼓不修子女不飭親親長長尊

賢使能暮年而有扈氏服愚謂伐扈戰甘者夏后

啓也誤以為相然其事可以補夏書之闕

甘誓予則孥戮汝孔傳謂辱及汝子王莽傳作奴顏

注謂戮之以爲奴也泰誓云囚奴正士豈及子之謂乎

蔡邕銘論殷湯有甘誓之勒

五子之歌其二章皆述禹之訓蔡氏自予視天下以後謂予五子自稱也然予臨兆民之語恐非五子自稱

周語單穆公引夏書曰關石斛均王府則有韋昭注云逸書也關門關之征也石今之斛也言征賦調均則王之府藏常有也一曰關衡也時未見古文故云逸書左思魏都賦關石之所和均財賦之所底慎蓋亦用韋說李善引賈逵國語注曰關通也

孔安國謂金鐵曰石未詳

左氏傳夏有觀扈漢東郡有畔觀縣今開德府觀城楚語士亶

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韋昭注謂五觀啓子太康昆弟也觀洛汭之地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水經注亦云太康弟曰五觀愚謂五子述大禹之戒作歌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豈朱均管蔡之比韋氏說非也

史記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誥索隱云一作倍從先王居故作帝倍

史記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湯曰予有言人

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

進君國子民為善者皆在王官勉哉若據按脫勉哉二字湯曰

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作湯征豈孔

壁逸篇太史公亦見之乎後有補湯征者蓋未之

考若據按補湯征乃白居易文載尚書古文疏證卷五第七十二條

辰弗集于房大衍曆議云新曆仲康五年癸巳歲九

月庚戌朔日蝕在房二度按皇極經世仲康元年

壬戌征羲和五年丙寅與曆不同若據按以授時時憲二曆推算仲康即位歲在

壬戌乃五月丁亥朔日食非季秋月朔也食在東井亦非房宿在位十三年中惟四年九月壬辰朔日有食之邦與經文筆位四海不合且食在氏末度亦非房宿總之此出魏晉間晚出書眉征篇

君子之去留國之存亡繫焉故夏書終於汝鳩汝方

商書終於微子

湯誓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孔安國以為古之用刑

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者權以脅之使勿犯酒

誥予其殺安國以為擇罪重者而殺之呂居仁謂

安國能明聖人未盡之意實有大功於聖人者

鄭康成注禹貢九河云齊桓公塞之同為一詩正義

云不知所出何書愚按書正義引春秋緯寶乾圖

云移河為界在齊呂填闕八流以自廣鄭蓋據此

文九峯蔡氏曰曲防齊之所禁塞河非桓公所為

也若據按尚書中候亦云齊桓之霸遏八流以自廣蔡傳謂非桓公之所為亦是尋好話頭其實葵止五命特以約束諸侯躬自犯者多矣奚有

於河

鄭康成書注間見於疏義如作服十二章州十二師
孔注皆所不及

呂氏春秋引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
乃文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
生謀又曰仲虺有言曰諸侯之德能自為取師者
王能自為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已者亡又曰
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
冰其舛異如此

仲虺之誥言仁之始也湯誥言性之始也大甲言誠
之始也說命言學之始也皆見於商書自古在昔
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也

亦見於商頌孔子之傳有自來矣

孟子云伊尹萊朱注萊朱亦湯賢臣一曰仲虺是也

春秋傳曰仲虺居薛為湯左相是則伊尹為右相
唐宰相世系表仲虺為湯左相臣扈祖已皆其胄

裔也

未詳所據

孔安國謂湯始改正朔鄭康成謂自古改正朔葉少
蘊云甘誓已言三正則子丑寅迭以為正者尚矣

爰華夏正林少穎謂改正之事古未嘗有蓋始於湯而武王因之

漢律厯志引伊訓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說
者謂祀先王于方明朱文公曰方當作乃即所謂
乃明言烈祖之成德

若據按此亦有辯見尚書古文疏證卷一第六條

鄭康成云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
 圯焉至陽甲立盤庚為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上
 篇是盤庚為臣時事中篇下篇是盤庚為君時事
 正義以為謬妄書禘傳云鄭大儒必有所據而言
 書序祖乙圯于耿孔氏注云圯於相遷於耿殷本紀
 謂祖乙遷于邢皇極經世祖乙踐位圯于耿徙居
 邢蓋從史記以書序考之孔氏以圯于耿為圯於
 相恐未通蘇氏書傳云祖乙圯于耿盤庚不得不
 遷以經世紀年考之祖乙以乙未踐位後有祖辛
 沃甲祖丁南庚陽甲而後盤庚立祖乙曾孫盤庚之立以
 己亥自祖乙踐位至此一百二十五年若謂民蕩

析離居因耿之圯不應如是之久也當闕所疑

盤庚之遷也曰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消息盈虛之
 運哲王其知之矣唐朱朴議遷都以觀天地興衰
 為言謂關中文物奢侈皆極焉已盛而衰難可興
 也而以襄鄧為建都極選陳同父上書孝廟亦謂
 錢塘山川之氣發泄無餘而以荆襄為進取之機
 其言與朴畧同朴不足道也豈亦有聞於氣運之
 說乎

大傳引盤庚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皆古文所
 無

論語予小子履敢用乎牲敢昭告于皇皇后帝孔安

國注云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疏云尚書湯誓無

此文而湯誥有之又與此小異唯墨子引湯誓其

辭與此正同

若據按辯見尚書古文
疏證卷二第十九條

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漢昭

烈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蓋得此

意

桑穀之祥大戊問伊陟韓詩外傳以為穀生湯之廷

三日而大拱

若據按呂氏
春秋亦同

湯問伊尹誤也漢五行志

劉向以為殷道既衰高宗承敝而起怠於政事故

桑穀之異見又誤也書大傳謂武丁之時先王道

虧刑罰犯桑穀俱生于朝武丁問諸祖已劉向蓋

襲大傳之誤

若據按說苑記於太
戊世又記於武丁世

說築傅巖之野吳氏禪傳蔡氏集傳以築為居愚按

孟子曰傳說舉於版築之間當從古注

傅巖在陝州
平陸縣北

魯語展禽曰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孔叢子

引書曰維高宗報上甲微蓋逸書也

若據按孔叢子真
偽書朱子所謂白

撰出所引書乃
襲展禽語耳

學立志而後成遜志而後得立志剛也遜志柔也

西伯戡黎孔注云文王貌雖事紂內秉王心豈知文

王之心哉文王之德之純心與貌異乎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商都朝歌黎在上黨壺關乃河

朔險要之地朝歌之西境密邇王畿黎亡則商震

矣故武王渡孟津莫之或禦周以商墟封衛狄人
迫逐黎侯衛為方伯連率不能救而式微旄止之
詩作昏亡齒寒衛終為狄所滅衛之亡猶商之亡
也秦拔上黨而韓趙危唐平澤潞而三鎮服形勢
其可忽哉

泰誓古文作大誓孔氏注大會以誓眾晁氏曰開元

閒衛包定今文始作泰或以交泰為說真燕書哉

或說謂新經以泰為否泰之泰紂時上下不交天下
無邦武王大會諸侯往伐以傾紂之否非經意也 大誓與大誥同

音泰
者非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孔安國注論語言雖有管蔡為

周親不如箕子微子之仁人與注尚書異書傳云紂
至親雖多

不如周家之少仁人朱文公集註從書傳 若
據按辯亦見尚書古文疏證卷二第十九條

論語釋文予有亂十人左傳叔孫穆子亦曰武王有

亂若據按今左
傳有臣字 十人劉原父謂子無臣母之理婦人

蓋邑姜然本無臣字舊說不必改

左氏傳云太伯不從楚辭天問云叔旦不嘉與夷齊
之心一也此武所以未盡善

武成式商容閭正義引帝王世紀云商容及殷民觀
周軍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
也視其為人嚴乎將有急色故君子臨事而懼見
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虎
據而鷹趾當敵將眾威怒自倍見利即前不顧其

後故君子臨衆果於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忻忻休休志在除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衆知之見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爲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愚按韓詩外傳云商容嘗執羽籥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及武王克殷立爲天子欲以爲三公商容辭曰吾嘗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愚也不爭而隱無勇也愚且無勇不足以備乎三公固辭不受命君子聞之曰商容可謂內省而不誣能矣君子哉去素餐遠矣史記燕王遺樂間書

曰紂之時商容不達身祇辱焉以冀其變樂記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鄭注乃謂使箕子視商禮樂之官賢者所處皆令反其居蓋康成不見古文武成故以容爲禮樂張良云武王入殷表商容閭史記周紀云表商容之閭皆與書合

顏師古刊謬正俗云武成序往伐歸獸當依豈字費誓序東郊不闕案說文及古今字詁闕古闕字闕訓開故孔氏釋云東郊不開不得徑讀闕爲開愚

按古文尚書師古之說是也

虞翻謂分北三苗北古別字

大傳洪範曰不叶于極不麗于咎毋侮矜寡而畏高明史記宋世家亦云毋侮鰥寡

周禮太卜注引洪範曰雨曰濟曰圉曰蠹曰剋詩齊
 子豈弟箋古文尚書以弟為圉正義云洪範稽疑
 論卜兆有五曰圉注云圉者色澤光明蓋古文作
 悌今文作圉賈逵以今文校之定以為圉鄭依賈
 氏所奏說文引書圉升雲半有半無今
 按圉即洪範曰驛其下乃注文古文尚書曰淫曰
 圉與周禮注同
 詩或聖或不或哲或謀或肅或艾莊子天有六極五
 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
 皆為洪範之學

曾子固奏疏曰洪範所以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
 而要其所以為始者思也大學所以誠意正心修

身治其國家天下而要其所以為始者致其知也
 正其本者在得之於心而已得之於心者其術非
 他學焉而已矣古之人自可欲之善而充之至於
 不可知之神自十五之學而積之至於從心不踰
 矩豈他道哉由是而已矣二程子以前告君未有
 及此者若據按真西山言唐韓愈李翱舉大學之說見其原道
 復性篇而立朝論議曾弗之及余謂至曾子固始及之

韓非謂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從王之
 指無或作惡從王之路蓋述洪範之言而失之也
 天命有德天討有罪故無作好惡惟天聰明惟聖時
 憲故無作聰明以天之德行天之權故惟辟作福
 威

司馬彪注莊子云箕子名胥餘史記正義尸子云

巢伯來朝注云南方之遠國正義謂南巢李杞解曰成湯放桀于南巢巢人納之意者終商之世義不朝商乎誠如是亦足以見巢之忠商之盛德矣商亡而周興於是巢始來朝其說美矣然無所據金縢之書其異說有二焉魯世家云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六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梅福傳云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此皆尚書大傳之說蓋伏生不見古文故也蒙恬傳云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於河乃書而藏之記府

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欲為亂周公走而奔

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沈書乃流涕曰孰謂

周公旦欲為亂乎此又以武王有疾為成王索隱

曰不知出何書若據按不知出何書索隱指恬引故曰過可振而諫可覺言非指成王事王氏亦微讀錯魯世

家亦與恬傳同譙周云秦既燔書時人欲言金縢

之事失其本末南軒曰至誠可以回造化若金縢

策祝之辭則不無妄傳者何恥瞻先生校本云南軒曰以下當自為一條

我之弗辟朱文公謂當從鄭氏以辟為避若據按詩集傳乃謂居東為東

征罪人斯得為得而誅之者何與

武成惟九年大統未集通鑑外紀引尚書大傳文王

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帝王世紀文王即位四十

二年歲在鶉火更爲受命之元年周書文傳文王受命九年時惟莫春在鎬召太子發按史記秦惠王十四年更爲元年汲冢紀年魏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或有因於古也

尚書古文疏證卷

第二十六條

若據按九年大統未集即受命改元之妄說也辨見

文公賞雍季以義而不以謀襄子賞高共以禮而不以功故曰崇德報功

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史記以丕爲負索隱引鄭子曰丕讀曰負隗囂移檄曰庶無負子之責蓋本此晁以道解丕子之責如史傳中責其侍子之責蓋云上帝責三王之侍子指武王也

唐叔得禾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於東土作餽禾史記以歸爲餽二字通用見論語

三監孔氏謂管蔡商漢地理志殷畿內爲三國邶鄘衛是也邶封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唯鄭康成以三監爲管蔡霍蘇氏從孔說林氏蔡氏從鄭說三亳孔氏謂亳人之歸文王者三所爲之立監康成云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言阪尹蓋東成阜南轅轅西降谷也皇甫謐以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林氏從鄭說呂氏若據按呂氏下當如前增蔡氏從皇甫說詩譜以三叔爲三監

孫毓云三監當有霍叔鄭義爲長

民獻有十夫予翼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周公以賢人十天意史失其名不獨魯兩生也

周書作雒曰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東注云東謂衛殷都鄘詩譜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康叔宇于殷卽衛也注以殷為邶鄘非是殷地在周之東故曰東征邶鄘衛皆東也康

誥曰在茲東土中旄父其邶鄘之一歟顧命有南宮毛

法言謂酒誥之篇俄空焉愚按酒誥古今文皆有之豈揚子未之見歟藝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枝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而大傳引酒誥曰王曰封唯曰若圭璧今無此句豈卽脫簡歟

若據按揚雄謂酒誥之篇俄空此自雄校書時酒誥全亡與劉向時酒誥僅脫一簡不同一簡者一行也酒誥一行二十五字與召誥一行二十二字又不同詳余尚書古文疏證胡肅明說

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荆公以違保辟絕句朱文公以為復出諸儒之表洛誥復子明辟荆公謂周公得卜復命於成王也漢儒居攝還政之說於是一洗矣山谷云荆公六藝學妙處端不朽信夫

厥或告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無隱張氏以為此告者之詞云爾勸汝執而盡殺之也汝當思之曰是商之諸臣化紂為淫泆者而可遽殺乎亦姑惟教之而已若不教而使陷于罪是

亦我殺之也周公戒康叔皆止殺之詞奈何以爲
勸哉愚謂此說得忠厚之意

梓材曰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周封建諸侯與大
家巨室共守之以爲社稷之鎮九兩所謂宗以族
得民公劉之雅所謂君之宗之此封建之根本也
魯之封有六族焉衛之封有七族焉唐之封有九
宗五正焉皆所以係人心維國勢不特諸侯爲然
周公作皇門之書曰維其有大門宗子茂揚肅德
勤王國王家乃方求論擇元聖武夫羞于王所咸
獻言助王恭明祀敷明刑用能承天嘏命先人神
祇報職用休俾嗣在厥家萬子孫用未被先王之

靈光然則王室之不壞繫大門宗子是賴自封建
之法廢國如木之無根其亡也忽焉然古者世臣
必有家學內有師保氏之教外有外庶子之訓國
子之賢者命之導訓諸侯若魯孝公是也使惇惠
者教之文敏者道之果敢者諗之鎮靖者修之若
晉公族大夫是也教行而俗美然後託以安危存
亡之寄而國有與立矣

厥家元板
作王家

商之澤深矣周既剪商歷三紀而民思商不衰考之
周書梓材謂之逃民召誥謂之讎民不敢有忿疾
之心焉蓋皆商之忠臣義士也至畢命始謂之頑
民然猶曰邦之安危惟茲殷士兢兢不敢忽也孔

子刪詩存邶鄘於風繫商於頌吁商之澤深矣
召誥正義引周書月令云三日粵朏漢律歷志引古
文月采篇曰三日曰朏顏注謂說月之光采愚以
書正義考之采字疑當作令

婁敬曰成王卽位周公營成周以爲此天下中有德
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呂氏春秋南宮括曰成
王定成周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于成周惟余一
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說苑南
宮邊子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予
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子有罪
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三說大意畧同

周公爲師召公爲保鄭康成不見周官之篇以師保

爲周禮師氏保氏大夫之職師氏保氏注亦引書序云聖賢兼此官若據按周官出晚出

書二十五篇內康成何由得見其實周官從漢百官公卿表來禮記文王世子注大司成司

徒之屬師氏也兩注自不同

有若散宜生孔氏傳云散氏宜生名愚按漢書古今

人表女皇堯妃散宜氏女當以散宜爲氏若據按大戴禮記帝

繫篇堯娶於散宜氏之子謂之女皇

多方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大傳云古者十稅一多
于十稅一謂之大桀小桀少于十稅一謂之大貊
小貊王者十一而稅而頌聲作矣故書曰越維有
胥賦小大多政古今文之異如此

無逸大傳作毋逸毋者禁止之辭其義尤切

無逸中宗高宗祖甲文王之享國以在位言呂刑穆王享國百年以壽數言

祖甲孔安國王肅云湯孫太甲也馬融鄭孚云武丁子帝甲也書正義以鄭為妄史記正義按帝王年代曆帝甲十六年太甲三十三年明王孔說是王肅云先中宗後祖甲先盛德後有過蔡氏書傳從鄭說謂非太甲按邵子經世書高宗五十九年祖庚七年祖甲三十三年世次歷年皆與書合亦不

以太甲為祖甲若據按蔡傳謂祖甲非太甲尤快在據下文周公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云也則祖甲之非太甲也明甚

無逸多言不敢孝經亦多言不敢堯舜之兢業曾子之戰兢皆所以存此心也

天命自度天與我一自作元命我與天一

民之疾苦常在目故曰顧畏于民暑天之監臨常在目故曰顧諟天之明命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司馬公曰人君急於知人緩於知事愚謂漢宣帝綜核名實非不明也而不能知弘石之姦唐宣宗抉擿細微非不察也而不能知令狐綯之佞明於小而闇於大也故堯舜之知不徧物而急先務

觀蔡仲之命知周所以興觀中山靖王之對知漢所

以亡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方且封建親戚以蕃屏周漢懲七國之難抑損諸侯以成外戚之篡心有公私之殊而國之興亡決焉

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見坊記注宅無所考傳有

凡蔣邢茅胙祭豈君陳其一人歟凡伯祭公謀父

皆周公之裔世有人焉家學之傳遠矣若據按禮記疏引鄭康成作詩

譜曰元子伯禽封魯次子君陳世守采地今詩譜無伯禽君陳字

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鄭注周之近郊五十里今河

南洛陽相去則然鄭以目驗知之儀禮疏 若據按地理之學莫妙於目驗趙充

國固言百聞不如一見康成戒子書吾嘗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兗豫之域者也

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先儒謂成

王失言蓋將順其美善則稱君固事君之法然君

不可以是告其臣順之一字其弊為諛有善歸主

李斯所以亡秦也曾是以為良顯乎闇復之君誦

斯言則歸過求名之疑不可解矣承弼昭事稱文

武而不及成王其有以夫若據按尚書古文疏證云君陳此六語引於坊記安知當日非大小

臣工相告誠之辭未必為君告臣曰綠晚出書作成王語氣成王之冤於是且于餘年矣試看下文取證大誓六語為人子之言則取證君陳亦必為人臣之言例可知

詳卷二第二十七條

推誠以待士則欒氏之勇亦子之勇用賢以及民則

田單之善亦王之善故曰有容德乃大

史伯論周之敝曰去和而取同與晏子之論齊子思

之論衛一也西漢之亡亦以羣臣同聲故曰庶言

同則釋

周官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黜陟明而後封建定柳子謂天子不得變其君殆未考周制也

康王釋喪服而被袞冕且受黃朱圭幣之獻諸儒以為禮之變蘇氏以為失禮朱文公謂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如伊訓元祀十二月朔奉嗣王祗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即位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也蔡氏書傳取蘇氏而不用文公之說愚觀孝宗初上太上帝后尊號有欲俟欽宗服除奉冊者林

黃中議唐憲宗上順宗冊在德宗服中謂行禮無

害第備樂而不作可也劉韶美若據按韶美名儀鳳普州人時官禮部員外郎議

曰唐自武德以來皆用易月之制既葬之後謂之

無服羣臣上尊號亦多在即位之年與本朝事體

大相遠也觀韶美之言則文公語錄所云漢唐冊

禮乃一時答問未為定說也若據按蘇氏之說非是羅敦仁尚書是正正之曰案禮三年之

喪越禫而行事者有四郊其一也夫郊必袞冕大裘則三年之喪既成服亦有時釋之而即吉矣受顛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冕服乎嗟乎謂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即吉無時而可而勢不行也于是乎以日易月之制起謂之權制不忍數刻之嫌而安終身之痛不知其可也君子以是知刪書錄顛命之意深也

史記周紀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書序缺

公字

畢命一篇以風俗為本殷民既化其效見於東遷之後盟向之民不肯歸鄭陽樊之民不肯從晉及其末也周民東亡而不肯事秦王化之入人深矣唐賈至議取士以安史之亂為鑒謂先王之道消則小人之道長小人之道長則亂臣賊子生焉蓋國之存亡在風俗四維不張若據按而秦歷促恥尚失實語而晉祚覆至其知本之言哉

周之興也商民後革百年化之而不足周之衰也衛風先變一日移之而有餘

雖收放心閑之惟艱孟子求放心之說也繩愆糾繆格其非心孟子格君心之說也

衛石磻以義厲一國而甯遠之類萃焉晉趙衰以遜化一國而知范之賢繼焉故曰樹之風聲

齊大史之守官尚父之德遠矣魯宗人之守禮周孔若據按孔之澤深矣故曰惟德惟義時乃大訓當作公

皇帝始見于呂刑趙岐注孟子引甫刑曰帝清問下民無皇字然岐以帝為天則非若據按盧六以引孔疏君帝帝堯也以證非皇字

兵以恭行天罰謂之天吏刑以具嚴天威謂之天牧中說薛收曰古人作元命其能至乎阮逸注云元命

包易書也愚按春秋緯有元命包易書有元包薛收蓋謂自作元命其言見於呂刑阮注誤矣

張子韶書說於君牙問命文侯之命其言峻厲激發

困學紀聞卷二
讀之使人憤慨其有感於靖康之變乎胡文定春
秋傳於夫椒之事亦致意焉朱子詩傳其說王風
揚之水亦然

子夏問金革之事無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
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鄭注云有徐戎作難喪卒
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征之作棗誓後世起復者皆
以伯禽藉口嘗考書多方王來自奄孔注云周公
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誓魯世
家伯禽卽位之後有管蔡等反淮夷徐戎並興於
是伯禽率師伐之於彤作彤誓據此則伯禽征淮
徐在周公未沒之時非居喪卽戎也左傳殺之役

晉始墨若伯禽行之則晉不言始矣禮記之言恐

非謂費誓也

若據按孔穎達疏禮記伯禽卒
哭者爲母喪也時周公猶在

魏觴諸侯於范臺魯共公舉觴擇言以酒味色臺池
爲戒漢高帝圍魯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
不絕周公伯禽之化歷戰國秦楚猶一日也

周益公謂文苑英華賦多用貞來非讀秦誓正義安

知今之云字乃貞之省文愚按漢書韋孟諫詩顏

師古注引秦誓雖則貞然

古文
作貞

文心雕龍云書標七觀孔子曰六誓可以觀義五誥
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洪範可以觀度禹貢可
以觀事臯陶謨可以觀治堯典可以觀美見大傳

孔叢子云帝典觀美大禹謨禹貢觀事皋陶謨益稷觀政秦誓觀義此其畧畧異者

春秋時卻缺之言九功九歌穆姜之言元亨利貞子服惠伯之言黃裳元吉叔向之言昊天有成命單穆公之言旱鹿叔孫穆子之言鹿鳴之三成鱗之言皇矣之雅閔馬父之言商那之頌左史倚相之言懿戒觀射父之言重黎白公子張之言說命其有功於經學在漢儒訓故之先蓋自遲任史佚以來統緒相承氣脈未嘗絕也

顏氏家訓云王粲集中難鄭乎尚書事今僅見於唐

元行沖釋疑

王粲曰世稱伊雒以東淮漢以北康成一人而已咸言先儒多闕鄭氏道備粲竊嗟怪因求所學得尚書注退思其意皆盡矣所疑猶未諭焉凡有一篇

館閣書目彙集八卷詩賦論議垂六十篇

官師相規注謂官衆左傳官師從單靖公注天子官師非卿也漢賈誼傳官師小吏注云一官之長愚謂漢注得之周官皆有師

王景文謂文章根本在六經張安國欲記考古圖曰宜用顧命游廬山序所歷曰當用禹貢

伊尹之始終書序備矣陸士衡豪士賦序伊生抱明允以嬰戮蓋惑於汲冢紀年之妄說也皇甫謐云伊尹百有餘歲應劭云周公年九十九王充論衡云召公百八十故趙岐注孟子云壽若召公

呂氏春秋孝行覽云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注商湯所制法也

三百商之刑三千周之刑其繁簡可見

周禮大司馬注引書曰前師乃鼓鼗諫疏謂書傳說

武王伐紂時事

一禮疏引書傳畧說皆書大傳也

洪範五者來備史記云五是

若璩按今本仍者字

來備荀爽謂之

五韙李雲謂之五氏傳習之差如此近於郢書燕

說矣

何按本云題其義氏其音當爲是也

土氣爲風水氣爲雨箕屬東方木克土土爲妃故好

風畢屬西方金克木木爲妃故好雨此鄭康成說

也吳仁傑謂易以坎爲水北方之卦又曰雨以潤

之則雨屬水漢志軫星亦好雨

若璩按漢天文志及史天官書並云軫爲車主風蓋

軫車之象與巽同位爲風車動行疾似之無好雨之說云好雨者蔡傳也蔡傳詎足信與

五福不言貴而言富先王之制貴者始富賤者不富

也

若璩按先師吳大易先生問余五福無貴子知其說乎曰未也先生曰蓋福乃人生受享之物古者有一命則有一命之責比寒者與衣飢者與食凡不獲其所者與安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不暇其在位也如肩重負及去位也如釋重負豈若後世之貴者以位爲恣睢乎故五福中不得有貴此論甚精

趙岐注孟子不見古文以其助上帝寵之斷句又我

武惟揚注云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大誓也又帝

使其子九男二女注云堯典曰釐降二女不見九

男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亡

夫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又

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庠謂皆逸篇之辭

又引書禹拜囑言若璩按說

見尚書古文疏證卷一第十八條

葛伯仇餉非孟子詳述其事則異說不勝其繁矣

孟子之時

古書猶可考今有不可強通者

易乾鑿度曰易之帝乙為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名

同不害以明功

帝乙湯之孫也按史記湯至帝乙二十九王謂六世王未詳唐陳正節曰殷自成湯至帝乙十

二君其父子世六易謂十二君亦未詳若據按鄭康成註禮記引易說未句作天之錫命疏可同名孔疏以帝乙即祖乙正湯之六世孫但未見尚書

林少穎書說至洛誥而終呂成公書說自洛誥而始

朱文公曰蘇氏傷於簡林氏傷於繁王氏傷於鑿呂氏傷於巧然其間儘有好處

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秦之極則城復于隍既濟之極則濡其首不于其未而于其極則無及矣

伊尹以辯言亂政戒其君盤庚以度乃口告其民商俗利口其敝久矣邵子曰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

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周公訓成王勿以儉人所
以反商之敝也張釋之諫文帝超遷嗇夫所以監
秦之失也周官曰無以利口罔命曰無以巧言此
周之家法將相功臣少文多質安靜之吏惴惴無
華此漢之家法

恭在貌敬在心書正義之說也中心為忠如心為恕
詩春秋正義之說也

堯舜之世名臣止任一事仲尼之門高弟皆為一科

故曰無求備于一夫

弟元板作第

彊恕而行忍也原憲之克伐怨欲不行焉也一視同
仁容也顏子之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也

忍言事容言德習忍則至於容

式和民則順帝之則有物有則動作禮義威儀之則皆天理之自然有一定之成法聖賢傳心之學唯一則字

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故民生在勤則不匱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故君子能勞則有繼

乃命三后先儒曰人心不正則入於禽獸雖有土不得而居雖有穀不得而食故先伯夷而後及禹稷此說得孔子去食孟子正人心之意小雅盡廢其禍烈於涿水四維不張其害潛於阻饑

周禮司刑五刑之屬二千五百穆王雖多五百章而輕刑增重刑減班固以周禮為中典甫刑為重典

非也

舜臯陶曰欽曰中蘇公曰敬曰中此心法之要也呂刑言敬者七言中者十所謂惟克天德在此二字禹有典則貽厥子孫而有盤遊無度者湯以義禮垂祿後昆而有顛覆典刑者是以知嗣德之難也宋武帝畱葛燈籠麻繩拂於陰室唐太宗畱柞木梳黑角篔於寢宮作法於儉其敝猶侈況以侈示後

乎

繩拂元板作繩拂

因岱崇而封禪因時巡而逸遊因洛書而崇飾符瑞因建極而雜糅正邪因享多儀而立享上之說塞忠諫謂之浮言錮君子謂之朋比慘澹少恩曰威

克厥喪違衆妄動曰惟克果斷其甚焉者丕之奪漢託之舜禹衍之箕齊託之湯武邵陵海西之廢託之伊尹新都之攝臨湖之變託之周公侮聖言以文姦慝豈經之過哉

蘇綽大誥近於莽矣太辛所謂童牛角馬不今不古者歟蘇威五教綽之遺風也

史記秦紀繆公三十三年敗於殽三十六年自茅津渡河乃誓於軍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謀令後世以記余過君子聞之皆爲垂涕曰嗟乎秦繆公之與人周也卒得孟明之慶書序云敗崤歸作誓與史不同邵子謂修夫聖者秦穆之謂也穆公是

霸者第一悔過自誓之言幾於王道此聖人所以錄於書末

大傳太子年十八曰孟侯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者問其所不知唐冊太子文云盡謙恭於齒冑審方俗於迎郊愚謂孟侯見康誥謂諸侯之長蓋方伯也大傳說非

漢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隋唐志繫之汲冢然汲冢得竹簡書在晉咸寧五年而兩漢已有周書矣太史公引克殷度邑鄭康成注周禮云周書王會備焉注儀禮云周書北唐以閻許叔重說文引逸周書

大翰若翬雉又引獬有爪而不敢以擬馬融注論語引周書月令皆在漢世杜元凱解左傳時汲冢書未出也千里百縣繼之柔矣皆以周書為據則此書非始出於汲冢也按晉束皙傳太康二年汲郡得竹書七十五篇其目不言周書紀云咸寧五年左傳後序云太康元年當考左傳正義引王隱晉書云竹書七十五卷六十八卷有名題七卷不可名題其目錄亦無周書然則繫周書於汲冢其誤明矣

若據按王氏云當考余因徧考一東晉傳王隱撰者曰太康元年房喬修者曰太康二年互異已如此當以當日目擊者之言為據晉武帝紀本起居注杜預為左傳後序皆其所目擊者也冢蓋發於咸寧五年冬十月官輒聞知明年太康改元三月吳平預始得知又二年始見其書故序曰初歲在祕府余晚獲見之此與情事頗得

書大傳載四海河江五湖鉅野鉅定濟中孟諸隆谷

大都之貢物此禹時也周書載伊尹為四方獻令此湯時也王會載八方會同各以其職來獻自稷慎以下其贄物二十一自義渠以下其贄物二十自高夾以下其贄物十四自權扶以下其贄物九此成王時也愚謂旅獒之訓曰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珍異之貢恐非三代之制

王會曰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唐公虞公樂記所謂祝陳也殷公夏公樂記所謂祀宋也然則郊特牲云尊賢不過二代其說非矣

周書史記篇穆王召左史戎夫取遂事之要戒言皮

氏華氏夏后殷商有虞氏平林質沙三苗扈氏義渠平州林氏曲集有巢有郇共工上衡氏南氏有果氏畢程氏陽氏穀平阪泉縣宗辛都西夏績陽有洛之亡

國名多傳記所未見

周書大聚篇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而民自來亦見文子張文潛祭司馬公文冬暘夏冰赴者爭先蓋本於此

若據按淮南主術訓亦云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使之然

周書諡法惟三月既生魄周公旦太師望相嗣王發既賦憲受臚于牧之野將葬乃制作諡今所傳周書云維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於牧之野終葬乃制諡與六家諡法所載不同

蓋今本缺誤文心雕龍云賦憲之諡

出於此 呂成公策問且以文名爽以康名闕天以尊顯 闕天諡尚考

文心雕龍夏商二箴餘句頗存夏箴見周書文傳篇

商箴見呂氏春秋名類篇

周書小開武篇周公曰在我文考順道九紀一辰以紀日二宿以紀月三日以紀德四月以紀刑五春以紀生六夏以紀長七秋以紀殺八冬以紀藏九歲以紀終九紀與洪範五紀相表裏文選任彥升曰不改參辰而九星仰止注引周書王曰余不知九星之光周公曰星辰日月四時歲是謂九星九星即九紀也

任章引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

與之戰國策蕭何引周書曰天子不取反受其咎此豈

蘇秦所讀周書陰符若據按戰國策太公陰符之謀者歟老氏之言范

蠡張良之謀皆出於此朱子云老子為柱下史故見此書若據按蘇秦傳引周書曰絲絲不絕蔓蔓

奈何毫釐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其真出陰符可知

三墳書無傳必犧唯易存而商高所云周天曆度周

管子所云造六崧以迎陰陽者不復見管子輕重戊篇處戲造六崧以

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周人之王循六崧行陰陽崧字未詳許行為神農之言鼂

錯述神農之教列子稱黃帝之書陰陽五行兵法

醫方皆託之農黃而大道隱矣今有山氣形之書

謂之連山歸藏坤乾元豐中毛漸得之西京或云

張天覺得之比陽民家非古也列子引黃帝書即老子谷神不灰章若據按王元

美云崧當讀如計以企有跂音也幸文子號計研漢碑作崧研亦一證

有言遜于汝志良之不拯其隨也惟學遜志謙之卑

以自牧也遜一也而善惡異君體剛而用柔臣體

柔而用剛君不遜志則為唐德宗之彊明臣而遜

言則為梁正據之苟同

周人乘黎祖伊恐商受能如震上六之畏鄰戒則無

咎矣蜀漢之亡也吳華覈詣宮門上表曰成都不

守社稷傾覆臣以草芥竊懷不寧陛下至仁必垂

哀悼臣不勝忡悵之情謹拜表以聞吁華覈亦吳

之祖伊歎

學古入官然後能議事以制伯夷以禮折民漢儒以

春秋決獄子產曰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
 荀卿始為法後王之說李斯師之謂諸生不師今
 而學古太史公亦惑於流俗之見六國表云傳曰
 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
 也文帝謂卑之母甚高論宣帝謂俗儒好是古非
 今秦既亡而李斯之言猶行也孟子曰為政不因
 先王之道可謂智乎若璩按嘗謂三代以下之天下非孟子治
 之乃荀卿治之何則孟子法先王荀卿法
 後王只觀文獻通考序發端便引荀子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繁然者
 矣後王是也明太祖序其大誥亦曰俗儒多是古非今奸吏常舞文弄法
 滔滔者豈非皆
 李斯之徒也乎
 舜之克艱文之無逸心也後之勤政者事為而已
 勿以儉人立政之戒也爰辭周公所作師之上六既

濟之九三皆曰小人勿用

左氏傳引商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洪範言惟十
 有三祀箕子不忘商也故謂之商書陶淵明於義
 熙後但書甲子亦箕子之志也陳咸用漢臘亦然
 既獲仁人武所以克商也養民以致賢人興漢在於
 一言延攬英雄務悅民心復漢在於一言

張文饒曰堯之曆象蓋天法也舜之璣衡渾天法也
 李仁父宰相年表序曰孔子序三代之書其稱相者
 獨伊尹伊陟傳說周公召公畢公六人耳若璩按書
 序傳說無

相字孔傳
 有之耳

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若沈勁之於克張嵯之

於稷李湛之於義府可謂能蓋愆矣

刑止於五而秋官條狼氏誓馭曰車轅此春秋時嘗有之至秦用之豈成周之法哉

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亂故以叢脞為戒器久不用則蠹政不常修則壞故以屢省為戒多事非也不事事亦非也

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蘇氏雖以意言之考之書明于五刑以弼五教臯陶所執之法也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舜所操之權也臯陶執法于下而舜以其權濟于上劉頌所謂君臣之分各有所司王制曰王三又然後制刑又與宥同則蘇氏之言亦有所

本

格于皇天格其非心皆誠意感通而極其至事君如事天

玩物喪志志為物所役也李文饒通犀帶賦曰美服珍玩近於禍機虞公滅而垂棘返壯武殘而龍劍飛先哲所以聞義則服防患則微昭侯委珮而去宣子辭環以歸此可為玩物之戒

昭侯元板作經侯

好問則裕謂聞見廣而德有餘也中庸曰舜好問博學之必審問之學以聚之必問以辨之斂而好學必不恥下問老子亦云知而好問者聖勇而好問者勝

若環按問曰切問曰審問曰下問曰亟問曰無宿問 余嘗集陶弘景皇甫謐為桂聯曰一事不知以為深恥遭人而問少有益日

亦可見其志云

舜咨十二牧終於難任人命九官終於聖讒說孔子
荅為邦之問終於遠佞人一也

南豐序南齊書曰唐虞為二典者所記豈獨其迹邪
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又曰方是時豈特任政
者皆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
之徒也後山若據按後山陳師道號黃樓銘序云昔之詩人歌

其政事則并其道德而傳之朱文公詩破斧傳云
當是之時雖披堅執銳之人亦皆能以周公之心
為心而不自為一身一家之計蓋亦莫非聖人之
徒也皆用南豐文法

虞之賡歌夏五子之歌此三百篇之權輿也洪範無
偏無陂至歸其有極蔡氏謂此章蓋詩之體使人
吟咏而得其性情與周禮大師教以六詩同一機
伊訓以三風十愆訓太甲自聖謨洋洋而下亦叶
其音蓋欲日誦是訓如衛武公之抑戒也故曰詩
可以興

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凡兩言之或謂脫簡重出東觀
漢記王阜為重泉令鸞鳥集學宮若據按東漢有學宮字此其一阜擊
磬而舞况舜樂所感乎

湯之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武之誓曰惟人萬
物之靈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子思所謂天命之謂

性孟子所謂性善淵源遠矣

文侯之命其歸視爾師寧爾邦此覲禮所謂伯父無事歸寧乃邦古者待諸侯之禮如此平王能存西周禮文之舊而不能雪君父之讎恥豈知禮之本乎

洪舒于民古文作洪荼薛氏曰大為民荼毒也

宅西曰昧谷虞翻謂當為柳谷

周禮注度西曰柳穀

魏明帝時張

掖柳谷口水溢涌寶石負圖即其地也

若據按隋地理志張掖郡張掖

縣註曰有大柳谷今為甘州衛

周之盛也內諸侯為伯為周召畢公之任周之衰也外諸侯為伯為齊晉之霸三公行二伯之職以統

諸侯則伯者安得而竊王命

我生不有命在天得之不得曰有命一為獨夫之言一為聖人之言真文忠公曰命一也恃焉而弗修賊乎天者也安焉而弗求樂乎天者也此聖狂所以異

聖王畏天畏民人有畏心然後敬心生謂天不足畏民不足畏為桀紂秦隋

詹元善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此即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也人能知此則知觀書之要而無穿鑿之患矣

呂成公己有此說

沿梁及岐若從古注則雍州山距冀州甚遠壺口大

原不相涉晁以道用水經注以為呂梁狐岐

若據按此亦仍

遵古注以為聖經之變例且梁山與壺口止隔一河耳不得謂甚遠

困學紀聞卷二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困學紀聞卷三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詩

經典序錄河間人大毛公為詩故訓傳一云魯人

失其名

初學記荀卿授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

萇時人謂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

大毛公之名唯見于此正義云儒林

傳毛公趙人不言其名後漢書趙人毛萇序錄亦云名長今後漢書作萇此小毛公也

程子曰毛萇最得

聖賢之意

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即詩序及孟子所謂高子也

以絲衣繹賓尸為靈星之尸以小弁為小人之詩

則已失其義矣趙岐云高子齊人

謂禹之聲尚文王之聲亦高子也

序錄子夏傳曾申申傳李克讀詩記引陸璣草木疏以曾申為申公以克為剋皆誤

詩六義三經三緯鄭氏注周禮六詩及孔氏正義其說尚矣朱子集傳從之而程子謂詩之六體隨篇求之有兼備者有偏得一二者讀詩記謂風非無

雅雅非無頌蓋因鄭箋幽雅幽頌之說然朱子疑楚茨至大田四篇為幽雅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

芟良耜等篇為幽頌亦未知是否也呂成公云幽雅頌恐逸

逸詩篇名若狸首

射義驪駒大戴禮漢書注

祈招

左傳

轡之柔矣

左傳周書

皆有其辭唯采芻

周禮

河水新宮茅鴟

左傳

鳩飛

國語

無辭或謂河水沔水也新宮斯干也鳩飛小宛也周

子醇樂府拾遺曰孔子刪詩有全篇刪者驪駒是也有刪兩句者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月離于箕風揚沙矣是也有刪一句者素以為絢兮是也愚攷之周禮疏引春秋緯云月離於箕風揚沙非詩也素以為絢兮朱文公謂碩人詩四章而章皆七句不應此章獨多一句蓋不可知其何詩然則非刪一句也若全篇之刪亦不止驪駒論語唐諫之華之類

近世說詩者以關雎為畢公作謂得之張超或謂得之蔡邕未詳所出
鶴林吳氏論詩曰興之體足以感發人之善心毛氏自關雎而下總百十六篇首繫之興風七十小雅

四十大雅四頌二注曰興也而比賦不稱焉蓋謂賦直而興微比顯而興隱也朱氏又於其間增補十九篇而摘其不合於興者四十八條且曰關雎興詩也而兼於比綠衣比詩也而兼於興類弁一詩而興比賦兼之則析義愈精矣李仲蒙曰敘物以言情謂之賦情物盡也索物以託情謂之比情附物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也文心雕龍曰毛體以比顯而興隱鶴林之言本於此若據按淮南秦族訓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為其雌雄之不乖居也鹿鳴興於獸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安與毛萇同時

太史公云周道缺而關雎作艾軒謂三家說詩各有師承今齊韓之詩字與義多不同毛公為趙人未必不出於韓詩太史公所引乃一家之說古文尚書與子長並出今所引非古文如祖飢惟刑之謚當有來處非口傳之失也晁景迂曰齊魯韓三家以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芣蘋騶虞鹿鳴為康王詩王風為魯詩薛士龍曰關雎作刺之說是賦其詩者若據按太史公從孔安國問尚書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見漢儒林傳

艾軒謂詩之萌芽自楚人發之故云江漢之域詩一變而為楚辭屈原為之唱是文章鼓吹多出於楚也

周南之詩曰公侯干城曰王室如燬當文王與紂之事於君臣之分嚴矣此周之所以為至德朱子詩傳云舊說扶風雍縣南有召亭今雍縣析為

岐山天興兩縣未知召亭的在何縣愚按史記正

義引括地志召亭在岐山縣西南

若璩按岐州岐山縣西南十里召亭者文王時

召公食采邑絳州垣縣召亭者春秋時召公食采邑召亭有二

橫渠策問云湖州學興竊意遺聲寓之墳籥因擇取
二南小雅數十篇使學者朝夕咏歌今其聲無傳
焉朱子儀禮通解有風雅十二詩譜乃趙彥肅所
傳云卽開元遺聲也

詩正義曰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采
蘋舊在草蟲之前曹氏詩說謂齊詩先采蘋而後
草蟲

馬永卿問劉元城曰王黍離在邶鄘衛之後且天子

可在諸侯後乎曰非諸侯也周既滅商分畿內爲
三國邶鄘衛是也序詩者以其地本商之畿內故
在王黍離上

新序云衛宣公子壽閔其兄伋之見害作憂思之詩
黍離是也魯詩出於浮丘伯以授楚元王交劉向
乃交之孫其說蓋本魯詩然黍離王風之首恐不
可以爲衛詩也韓詩云黍離伯封作陳思王植令
禽惡鳥論曰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
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其韓詩之說
歟伯封事唯見于此

南豐謂列女傳稱詩芣苢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

者之說尤乖異式微一篇又謂二人之作

韓文公為施士丐銘曰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于門唐語林云劉禹錫與韓柳詣士丐聽說詩曰甘棠勿拜如人身之拜小低屈也勿拜則不止勿翦言召伯漸遠人思不可及讀詩記董氏引士丐說周有房中之樂燕禮注謂弦歌周南召南之詩漢安世房中樂唐山夫人所作魏繆襲謂安世歌神來燕享永受厥福無有二南后妃風化天下之言謂房中為后妃之歌恐失其意通典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之遺聲

白虎通諫諍篇妻得諫夫者夫婦榮恥共之詩云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此妻諫夫之詩也亦齊魯韓之說歟

韓詩外傳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若伊尹於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

晁景迂詩序論云序騶虞王道成也風其為雅歎序魚麗可以告神明雅其為頌歎解頤新語云文王之風終於騶虞序以為王道成則近於雅矣文武之雅終於魚麗序以為可告神明則近於頌矣

李氏

曰小雅雖言政猶有風之體大雅之正幾於頌矣

歐陽公曰霸者興變風息焉然詩止於陳靈在桓文之後

八能之士見易緯通卦驗或調黃鍾或調六律或調五音或調五聲或調五行或調律曆或調陰陽或調正德所行大夫九能見毛詩定之方中傳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誅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為大夫

定之方中傳引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鄭志張逸問仲梁子何時人荅曰仲梁子先師魯人當六國時

在毛公前

正義春秋時魯有仲梁懷故言魯人

韓非子八儒有仲良氏之

儒陶淵明羣輔錄云仲梁氏傳樂為道以和陰陽

為移風易俗之儒

史失其名

劉孝孫為毛詩正論演毛之簡破鄭之怪李邦直亦謂毛之說簡而深此河間獻王所以高其學也鄭之釋繁塞而多失鄭學長於禮以禮訓詩是案迹而議性情也綠衣以為祿不諫亦入以為入宗廟庭燎以為不設雞人之官此類不可悉舉

若據按林艾軒亦嘗

曰鄭康成以三禮之學賤傳古詩難與論言外之旨矣

艾軒云讀風詩不解芣苢讀雅詩不解鶴鳴此為無得於詩者傳至樂讀詩至鴛鴦之二章因悟此興

之體

江漢之女不可犯以非禮可以見周俗之美范滂之
母勉其子以名節可以見漢俗之美

大雅之變作於大臣召穆公衛武公之類是也小雅
之變作於羣臣家父孟子之類是也風之變也匹
夫匹婦皆得以風刺清議在下而世道益降矣

騶虞騶吾騶牙一物也聲相近而字異解頤新語既
以虞爲虞人又謂文王以騶牙名囿蓋惑於異說
魯詩傳曰梁鄒天子之田見後漢注與賈誼書同
不必以騶牙爲證

射義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鄭康成注云于嗟

乎騶虞歎仁人也周禮疏引韓魯說騶虞天子掌
鳥獸官其說與射義合文選注引琴操曰鄒虞邵
國之女所作也古者役不踰時不失嘉會墨子曰
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吾豈卽詩騶虞歎

大戴禮投壺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
貍首鵲巢采芣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八篇廢不可
歌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間歌上林賦揜羣雅張
揖注云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
人愚謂八篇可歌者唯鹿鳴白駒在小雅貍首今
亡鄭氏以爲射義所引曾孫侯氏之詩餘皆風也
而亦謂之雅豈風亦有雅歟劉氏小傳或曰貍首

鵲巢也篆文似之此有狸首又有鵲巢則或說非矣張揖言二雅之材未知所出

若據按小雅除笙詩自鹿鳴至何草不黃凡七十四篇大雅自文王至召曼凡三十一篇故曰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以篇數言也未知然否

無衣非美晉蓋閔周也自僖王命曲沃伯為晉侯而篡臣無所忌威烈王之命晉大夫襲僖之迹也有曲沃之命則有三大夫之命出爾反爾也

詩亡然後春秋作胡文定謂自黍離降為國風天下不復有雅春秋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後

孟子集註同

成公謂蓋指筆削春秋之時非謂春秋之所始也詩既亡則人情不止於禮義天下無復公好惡春秋所以不得不作歟艾軒曰文中子以為詩者民

之情性人之情性不應亡使孟子復出必從斯言

若據按沈約曰歌咏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則鄭康成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之說非文中子曰詩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則邵康節自從刪後更無詩之說非

泉水云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說詩者未詳其地隋志

邢州內丘縣有干言山

李公緒記云柏人縣有干言山柏人邢州堯山縣

魯頌徂來之松後漢注兗州博城縣有徂來山

一名九來

新甫之柏傳注不言山之所在唯後魏地形志魯郡汶陽

縣有新甫山

通典漢汝陽故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

太史公聞之董生曰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則山川不可不攷也

檜有疾恣之詩周語富辰曰鄩之亡由叔姪

豳風於十月云曰為改歲言農事之畢也祭義於三

月云歲既單矣言蠶事之畢也農桑一歲之大務故皆以歲言之

七月箋傳言幽土晚寒者三孫毓云寒鄉率早寒北方是也熱鄉乃晚寒南方是也毛傳言晚寒者幽土寒多雖晚猶寒非謂寒來晚也

鄭志十一卷魏侍中鄭小同撰詩七月正義吳志孫皓問月令季夏火星中荅曰日永星火舉中而言非心星也是鄭以日永星火與心星別今按康成荅問蓋鄭志所載孫皓乃康成弟子後人因孫皓名氏遂改鄭志爲吳志康成不與吳孫皓同時吳志亦無此語

熠燿宵行傳云熠燿燐也朱子謂熠燿明不定貌宵行蟲名如蠶夜行有光如螢其說本董氏說文引詩熠燿宵行熠盛光也末章云倉庚于飛熠燿其羽其義一也

七月見王業之難亦見王道之易孟子以農桑言王道周公之心也

風終于周公雅終于召旻有周召之臣則變者可以復于正

子擊好晨風黍離而慈父感悟周磐誦汝墳卒章而爲親從仕王哀讀蓼莪而三復流涕裴安祖講鹿鳴而兄弟同食可謂興於詩矣李栢和伯亦自言

吾於詩甫田悟進學衡門識處世

和伯弟擢廷仲呂成公所謂二李伯仲也

此可為學詩之法

若璩按北史裴安祖傳年八九歲就師講詩至鹿鳴篇語諸兒曰鹿得食相呼而況人乎

自此未會獨食

太史公謂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蔡邕琴操鹿鳴周大

臣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彈弦風諫漢

太樂食舉十三曲一曰鹿鳴杜夔傳舊雅樂四曲

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

辭琴操曰古琴有詩歌五曲曰鹿鳴伐檀騶虞鵠

巢白駒蔡邕琴賦云鹿鳴三章鹿鳴在宵雅之首

馬蔡以為風刺蓋齊魯韓三家之說猶關雎刺時

作諷也

呂元鈞謂陳古以諷非謂二詩作於哀周

宵雅肄三麗澤論說以為夜誦此門人記錄之失讀

詩記取鄭董二子以宵為小則夜誦之說非矣

劉原父曰南陔以下六篇有聲無詩故云笙不云歌

有其義亡其辭非亡失之亡乃無也朱子謂古經

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薛鼓之節而亡之

儀禮疏曰堂上歌者不亡堂下笙者即亡

詩芑有三薄言采芑菜也豐水有芑草也維糜維芑

白梁粟也禮記引豐水有芑鄭氏注芑枸櫞也杞

有三無折我樹杞柳屬也南山有杞在彼杞棘梓

杞也集于苞杞言采其杞隰有杞楨枸櫞也茶有

三誰謂荼苦苦菜也有女如荼茅秀也以薺茶薺

陸草也

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後漢西羌傳穆王西征大戎遷
 戎于太原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師
 伐太原而戎至于兪泉宣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
 蓋自穆王遷戎于太原而太原為戎狄之居宣王
 僅能驅之出境而已其後料民太原而戎患益深
 驪山之禍已兆於此其端自穆王遷戎始西周之
 亡猶西晉也籍談曰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
 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太原晉地書此以補
 詩說之遺

史記周紀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漢匈奴傳
 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

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豈
 不日戒玁狁孔棘注云小雅采薇之詩也古今人
 表懿王時詩作注政道既衰怨刺之詩始作然則
 采薇為懿王之詩矣史記匈奴傳
 不云懿王詩譜序懿王始受
 譖亨齊哀公夷王失禮之後邨不尊賢正義謂變
 風之作齊衛為先齊哀公當懿王衛頃公當夷王
 故先言此也愚謂采薇正雅當從毛氏若變風則
 始於懿王懿王時詩作元板
 作懿王堅詩作
 史記匈奴傳周襄王與戎狄伐鄭戎狄逐襄王於是
 戎狄或居于陸渾東至於衛侵盜暴虐中國中國
 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膺薄伐玁狁至於太

原出輿彭彭城彼朔方漢匈奴傳則曰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以六月為宣王詩是也以魯頌六月出車為襄王詩以出車為宣王詩而史漢又不同皆未詳

文王之詩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此周所以興也宣王之後為幽王斯干之祥黍離之萌也大師皇父之後為皇父卿士尹吉甫之後為尹氏大師蹶父之後為蹶維趣馬申伯之後為申侯則與犬戎滅宗周矣君臣皆弗克紹周焉得不替乎

吉甫作誦美詩以名著者也家父作誦以究王誦詩人孟子作為此詩刺詩以名著者也為吉甫易為家父孟子難

皇父孔聖自謂聖也具曰予聖君臣俱自謂聖也自聖者亂亡之原光武詔上書者不得言聖大哉言乎

既克有定靡人弗勝言天之勝人也藐藐昊天無不克鞏言天之終定也申包胥曰人眾者勝天人曷嘗能勝天哉天定有遲速耳詩所以明天理也故不云人勝天

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荆公謂世

雖昏亂君子不可以為惡自敬故也畏人故也畏天故也愚謂詩云周宗既滅哀痛深矣猶以敬畏相戒聖賢心學守而勿失中夏雖亡而義理未嘗亡世道雖壞而本心未嘗壞君子修身以俟命而已

若璩按王氏二十年社門不出概具見於此

豈不欲往畏我友朋畏人也胡不相畏不畏于天畏天也不畏人則亦云可使怨及朋友畏天則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鄭用三良未可間衛多君子未有患季梁忠謀彊敵畏汲直守節亂萌弭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正先諫誅羸運從李雲忠隕漢宗覆章華罹僂陳

業隳昭圖嬰禍唐鼎移詩曰曾是莫聽大命以傾君子在下位猶足以美風俗漢之清議是也小人在下位猶足以壞風俗晉之放曠是也詩云君子是則是傲

巧言如簧顏之厚矣羞惡之心未亡也不愧于人

不畏于天無羞惡之心矣天人一也不愧則不畏

若璩按高

忠惠有言君子一點畏心至王安石滅盡一點恥心至馮道滅盡

車攻東有甫草鄭箋云鄭有甫田謂圃田鄭藪也止

齋周禮說云詩不以圃田繫鄭愚謂宣王封弟友

于鄭在畿內咸林

今華州鄭縣

圃田澤左氏謂之原圃

在今開封

宣王時非鄭地小雅安得繫於鄭乎爾雅鄭有

圃田蓋指東遷後之鄭言之

若璩按詩集傳宣王時未有鄭圃田澤屬東都畿內故往田

余謂前漢志中牟縣圃田澤在西縣有筓叔邑管叔為畿外諸侯則此澤亦畿外地可知古者川浸澤藪名在職方不隸諸侯之版謂圃田為管叔之封非也謂實在東都畿內者恐亦非也

詩小傳云詩有夏正無周正七月陳王業六月北伐十月之交刺純陰用事而日食四月維夏六月徂暑言暑之極其至皆夏正也而獨謂十月之交為周正可乎漢曆幽王無八月朔食而唐曆則有之識者疑其傳會而為此也愚按正義謂校之無術而大衍曆日蝕議云虞劄以曆推之在幽王六年虞劄造梁大同曆非始於唐也鄭箋謂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故曆家因之孫莘老解春秋用鄭說謂

八月秋之分日食秋分而詩人醜之安得曰分至

不為災也蘇子由陳少南皆以十月為陽月朱文

公從之宋書禮志載魏史官之言曰黃帝顓頊夏

殷周魯六曆皆無推日蝕法但有考課疎密而已

大衍曆議云黃初已來治曆者始課日蝕疎密及張子信而益詳嘗攷通鑑皇極經世秦始

皇八年歲在壬戌呂氏春秋云維秦八年歲在涖

灘申曆有二年之差後之算曆者於夏之辰弗集

房周之十月之交皆欲以術推之亦已疎矣沈存

中云日食正陽之月先儒止謂四月非也正謂四

月陽謂十月子由詩說與存中同

若璩按嘗以歷上推周幽王六年乙丑歲十月

建酉朔日辛卯辰時正得日食非惟虞鄭即唐道士傳仁均僧一行亦步得是日日食乃知康成精於歷學本傳稱其始通三統歷注有乾象音切

歎經解有不可盡拘以理者此類是也孔穎達疏漢世通儒未有以替考此辛卯日食者不知康成考之方作箋云東州名儒豈歎我哉又嘗以歷上推始皇八年壬戌歲是年秋恰有甲子朔與呂覽秦八年秋甲子朔之文合則歲在君灘當作歲在淹茂為是不然必以君灘則維秦六年秋無甲子朔矣工氏似未諳歷法

元城謂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朱子曰第一二章皆十句增之則長短不齊又此詩正大夫離居之後替御之臣所作其曰正大夫刺幽王者非是解頤新語亦云韓詩世罕有其書或出於好事者之傳會

鹽鐵論引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故商師若鳥周師為茶蓋謂商用少而周用老也若據按今本作商茶周鳥

小弁趙岐謂伯奇之詩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曰何辜于天親親而悲怨之辭也又謂鴟鴞之篇刺邠君蓋漢儒言詩多異說論衡亦云伯奇放流首髮早白詩云惟憂用老

韓詩蒞彼甫田蒞卓也爾雅釋詁蒞大也郭璞注云蒞義未聞豈未見韓詩故邪疏引韓詩

大東維北有斗或以為南斗或以為北斗朱子集傳兼取二說

呂氏春秋謂舜自為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疑與咸上蒙同一說而託之於舜袁孝政釋劉子曰魏武公信讒詩刺之曰營營青蠅

止于藩豈弟君子無信讒言此小雅也謂之魏詩可乎

朱子詩傳采菽天子所以荅魚藻也黍苗宣王時美召穆公之詩皆非刺詩愚按國語注采菽王賜諸侯命服之樂也黍苗道召伯述職勞來諸侯也韋昭已有是說

鄭康成先通韓詩故注二禮若據按二禮謂周禮禮記與箋詩異如

先君之思以畜寡人為定姜之詩生甫及申為仲山甫申伯又不濡其翼維禹陟之上天之載匪革其猶泮泥之卽至于湯齊是也注禮記與注易異如東鄰西鄰是也若據按康成註易東鄰為日出東方象西鄰月出西方象見王氏集周易鄭注

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新經義云亂出乎上而受惠常在下及其極也乃適歸乎其所出矣噫宣靖之際其言驗矣而兆亂者誰歟言與行違心與迹異荆舒之謂也

單穆公曰旱鹿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鹿散亡藪澤肆旣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誦險哀二字此文中之所以有帝省其山之歎也天地變化草木蕃況賢者而不樂其生乎天地閉賢人隱況草木而得遂其性乎

旱麓毛氏云旱山名也曹氏按漢地理志漢中南鄭

縣有旱山沱

若據按本作池即沱字

水所出東北入減旱山在

梁州之境與漢廣相近故取以興焉

鼉鳴如鼓新經之說也解頤新語取之鑿矣

賈誼書容經篇諺曰君子重襲小人無由入正人十

倍邪辟無由來古之人其謹於所近乎詩曰芄芄

械樸薪之標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此言左右日

以善趣也此即選左右之說爰延亦云善人同處

則日間嘉訓惡人從游則日生邪情

維申及甫維周之翰申甫之地為形勢控扼之要甫

即呂也呂刑一曰甫刑史伯曰當成周者南有申

呂左氏傳楚子重請申呂以為賞田申公巫臣曰

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蓋楚

得申呂而始彊茲所以為周室之屏翰歟漢地理

志南陽宛縣申伯國詩書及左氏注不言呂國所

在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

西徐廣云呂在宛縣水經注亦謂宛西呂城四嶽

受封然則申呂漢之宛縣也高帝入關光武起兵

皆先取宛其形勢可見李忠定曰天下形勢關中

為上襄鄧次之

輿地廣記云蔡州新蔡古呂國今按新蔡之地屬蔡未嘗屬楚子重不當請為賞田則呂國在宛明

矣若據按括地志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北三十里故呂城在鄧州南

陽縣西四十里故班固曰宛縣申伯國徐廣曰呂在宛縣詩集傳以申在

今鄧州信陽

軍之境亦非

禮記孔子閒居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鄭康成注

言周道將興五嶽為之生賢輔佐仲山甫及申伯為周之幹臣正義云案鄭志注禮在先未得毛傳愚謂仲山甫猶儀禮所

謂伯某甫也周語云樊仲山父蓋甫與父同若以仲山甫為甫則尹吉甫蹶父皇父程伯休父亦可

以言甫矣近世說詩者乃取此而舍箋傳愛奇之過也權德輿集云魯獻公仲子曰山甫入輔於周食采于樊若據按漢杜欽傳仲山父異姓之臣就封于齊注云韓詩康成其出此乎

左氏傳曰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雲漢之序曰內有撥亂之志非立志何以成中興

之功

宣王晏起姜后請愆則庭燎之箴始勤終怠可見矣殺其臣杜伯而非其罪則沔水之規讒言其與可

見矣

祈父傳謂宣王之末司馬職廢羌戎為敗按通鑑外

紀三十三年王伐太原戎不克三十八年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

于姜氏之戎四十一年王征申戎破之轉予于恤蓋謂此四役也

尹氏不平此幽王所以亡春秋於平王之末書尹氏卒見權臣之繼世也於景王之後書尹氏立王子

朝見權臣之危國也詩之所刺春秋之所譏以此坊民猶有五侯擅漢三馬食曹之禍

召彼故老訊之占夢於是即我御事罔或者壽俊在

厥服矣好讒慝暗昧近頑童窮固矣商之咈其耆
長吳之播棄黎老與亂同事也

宣三十年有兔舞于鎬京而赫赫宗周有寢微之象
矣幽二年三川竭岐山崩而陵谷易處有將亡之
形矣匪降自天職競由人致此者人也豈天所為
哉

裳裳者華與賢者功臣之子孫世臣與國升降者也
王朝則周召二公夾輔王室家父仍叔二雅舊人
歷汾王之亂平王之遷猶在也侯國則翼之九宗
遂之四氏與封建之法相維持彼漢之或羣魏之
苟何江左之淵儉唐季之崔柳豈世臣之謂乎

若璩按孔

穎達辯詩家父仍叔與見春秋桓公年間者
年月長遠並應別人然王氏亦指其後人言

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周所以替也雖不能用吾慙寘
之於耳楚所以亂也君且休矣吾將思之漢所以
微也

擇三有事亶侯多藏貪墨之臣為蠹賊小東大東杼
柚其空聚斂之臣為斧斤文侯之命所謂殄資澤
于下民也是時號石父好利用事而皇父以卿士
為羣邪之宗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朋友之信可質於神明神之聽
之式穀以女正直之道無愧於幽隱

楊泉物理論曰稻粱菽各二十種為六十蔬果之實

助穀各二十凡為百穀故詩曰播厥百穀
詩譜引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內之疏云未
知此傳在何書
三代之禮有損益而所因者未之有改也以公劉之
詩攷之君之宗之宗法始於此其軍三單軍制始
於此徹田為糧徹法始於此周禮有自來矣
咨女殷商猶賈山之借秦為諭也周公戒成王無若
殷王受又曰宜鑒于殷駿命不易人君常聞危亡
之言則可保其安存矣
靡哲不愚司空圖之耐辱也善人載尸裴度之晚節
也

孔子於烝民加四字而意自明於緝蠻曰於止知其
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此說詩之法韓子於菁
菁者莪屑屑訓釋蓋少作也晚歲引詩言老成人
重於典刑簡而當矣

考之周語立魯公子戲則仲山甫諫料民太原則仲
山甫又諫然聽之藐藐也當時公卿唯虢文公諫
不籍千畝而他無聞焉此詩人所以有愛莫助之
之歎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鄭箋以燕為燕安王肅云今涿
郡方城縣有韓侯城

北國肅說為長

若據按韓侯入覲入字便知韓國不
在畿內遠與北燕為鄰肅說果長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毛氏曰屠地名不言所在潏水

李氏以為同州鄜谷今按說文有左馮翊鄜陽亭

同都切馮翊即同州也潏水之言信矣

漢恩澤侯表曰帝舅緣大雅申伯之意後之寵外戚

者率以是藉口自宣王衰申伯而申侯終以召戎

禍猶可以為萬世法乎外戚秉政未或不亡漢亡

於王莽何進晉亡於賈謐唐幾亡於楊國忠石晉

亡於馮玉

盜言孔甘寇攘式內皆孟子所謂民賊也有民賊則

賊民與漢傅燮曰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

唐裴度曰欲平賊當先清朝廷真文忠公曰內有

衣冠之盜而後外有干戈之盜

大師維垣鄭箋以為三公王介甫以為大眾朱子集

傳從王說

維天之命傳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

之禮也詩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孟仲子曰於

穆不似仲子子思之弟子闕宮傳引孟仲子曰是謀宮也序

錄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

子孟子註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豈名氏之同歟

筆談云彼祖矣岐有夷之行朱浮傳作彼祖者岐有

夷之行今按後漢朱浮傳無此語西南夷傳朱輔

上疏曰詩云彼祖者岐有夷之行注引韓詩薛君

傳曰徂往也蓋誤以朱輔爲朱浮亦無咀字
歐陽公時世論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
康所謂二后者文武也則成王者成王也當是康
王已後之詩執競不顯成康所謂成康者成王康
王也當是昭王已後之詩噫嘻曰噫嘻成王者亦
成王也范蜀公正書曰昊天有成命言文武受天
命以有天下而成王不敢以逸豫爲也此揚雄所
謂康王之時頌聲作於下自彼成康奄有四方祀
武王而述成康見子孫之善繼也班孟堅曰成康
沒而頌聲寢言自成康之後不復有見於頌也朱
子集傳與歐范之說合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朱子引國語叔
向曰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
也其爲祀成王之詩無疑愚觀賈誼書禮容語引
叔向曰二后文王武王者武王者子文王之
孫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
成及成王承嗣仁以臨民故稱昊天焉其義尤明
歐陽公詩論古今諸儒謂來牟爲麥者更無他書所
見直用二頌毛鄭之說來牟爲麥始出於毛鄭而
二家所據乃臆度僞大誓不可知之言愚按劉向
封事引飴我釐麩釐麩麥也始自天降文選注引
韓詩貽我嘉麥薛君曰麥大麥也毛鄭之說未可

以為非

毛氏傳牟麥也鄭箋赤烏以牟麥俱來廣雅始以為來小麥牟大麥以劉向說參攷當從古注

陳少南不取魯頌然思無邪一言亦在所去乎

晉姜鼎銘曰保其孫子三壽是利魯頌三壽作朋蓋

古語也先儒以為三卿恐非

商周之頌皆以告神明太史公曰成王作頌推己懲

艾悲彼家難至魯頌始為溢美之言所謂善頌善

禱者非商周之體也後世作頌倣魯而近諛又下

矣

或謂文之繁簡視世之文質然商質而周文商頌繁

而周頌簡文不可以一體觀也

法言曰正考甫常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晞正考

甫矣司馬公注揚子謂正考甫作商頌奚斯作閔

宮之詩故云然愚按史記宋世家襄公之時修仁

行義欲與盟主其大夫正考甫美之故追道契湯

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注云韓詩章句美襄公樂

記溫良而能斷者宜歌商鄭康成注謂商宋詩蓋

用韓詩說也考之左傳正考甫佐戴武宣世本正

考甫生孔父嘉為宋司馬華督殺之而絕其世皆

在襄公之前安得作頌於襄公之時乎後漢曹褒

傳奚斯頌魯考甫詠殷注引韓詩新廟奕奕奚斯

所作薛君傳云是詩公子奚斯所作正考甫孔子

之先也作商頌十二篇詩正義云奚斯作新廟而

漢世文人班固王延壽謂魯頌奚斯作謬矣然揚子之言皆本韓詩時毛詩未行也

薛漢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馮衍傳注引

薛夫子韓詩章句即漢也若據按此止辨商頌非正考甫作何不引魯語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一篇於周大師以那為首益見非考甫作

長發大禘箋云郊祭天也雖禘太祖箋云大祭也大

於四時而小於禘鄭康成以祭天為禘與宗廟大祭同名春秋纂例趙子已辨其失矣王肅以禘為一祭亦非也禘與禘異禘則太祖東嚮毀廟及羣廟之主昭南穆北合食於太祖禘則祖之所自出者東嚮惟以祖配之今混禘於禘宗廟有禘無禘

范甯穀梁序孔子就太師正雅頌因魯史修春秋列

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然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於魯已為之歌王矣孔子至哀十一年始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得所則降王於國風非孔子也隰有萋楚箋云人小而端慤則長大無情慾胡邦衡解學記取之

呂氏春秋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高誘注以為歌碩鼠不知何所據

三齊記載甯戚歌所謂南山矸白石

爛者是也

四月秀萋諸儒不詳其名唯說文引劉向說以為苦萋曹氏以爾雅本草證之知其為遠志

董氏舉侯包言衛武公作抑詩使人日誦於其側朱子謂不知此出在何處愚攷侯包之說見於詩正義隋經籍志韓詩翼要十卷侯包撰然則包學韓詩者也

秦詩在其板屋西戎地寒故以板為屋張宣公南嶽唱酬序云方廣寺皆板屋問老宿云用瓦輒為冰

雪凍裂自此如高臺上封若璩按高臺上封皆寺名并見朱子詩皆然漢地理志

天水隴西民以板為屋以南嶽觀之非獨西陲也若璩按南史隱逸傳南嶽鄧先生郁隱居衡山極峻之嶺立小板屋兩間是南嶽上之有板屋矣

唐棣之華維常之華協車字黍稷方華協塗字隰有荷華協且字曹氏謂華當作莠音敷蓋古車本音

居易曰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來徐徐困于金車其音皆然至說文有尺遮之音乃自漢而轉其聲愚按何彼穠矣釋文或云古讀華為敷與居為韻後放此朱文公集傳並著二音而以音敷為先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漙音團集傳叶上充反顏氏正俗云按呂氏字林作霽上充反訓云露貌音與婉類

蕤麻如之何衡從其畝顏氏云禮今也衡縫衡即橫也不勞借音徐氏音橫失之矣

于其心不于其禮

營謝戍申其篤於母家一也一美焉一刺焉宣王親親平王忘讎也

孝經言卿大夫之孝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孟子謂曹交曰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聖賢之訓皆以服在言行之先蓋服之不衷則言必不忠信行必不篤敬中庸修身亦先以齊明盛服都人士之狐裘黃黃所以出言有章行歸于周也

召公是似南仲大祖世濟其美也遠有充超若據叛鑿按鑿似宜作惰尤切東坡以惰平聲字遂不用耳蘇文忠慨焉或附曹羣忘漢朱文

公憐焉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荀子云天子卽位上卿進曰能除患則為福中卿進曰先事慮事先患慮患下卿進曰敬戒無怠羣臣進戒始以敬三卿授策終以敬此心學之原也伊尹訓太甲曰祇厥身召畢告康王曰今王敬之哉皆以此為告君第一義

葉氏云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魏黃初四年詔云曹詩刺遠君子近小人蓋詩序至此始行

朱子詩序辯說多取鄭漁仲詩辯妄艾軒謂歐陽公詩本義不當謂之本義古人旨意精粹何嘗如此費辭

唐志毛詩草木蟲魚圖二十卷開成中文宗命集賢院修撰并繪物象學士楊嗣復張次宗上之按名賢畫錄太和中文宗好古重道以晉明帝朝衛協畫毛詩圖草木鳥獸古賢君臣之像不得其真召程修己圖之皆據經定名任意採掇由是冠冕之製生植之姿遠無不詳幽無不顯然則所圖非止

草木蟲魚也

隋志梁有毛詩古賢聖圖二卷

格物之學莫近於詩關關之雝摯有別也呦呦之鹿食相呼也德如鴈鳩言均一也德如羔羊取純潔也仁如騶虞不嗜殺也鴛鴦在梁得所止也桑扈啄粟失其性也倉庚陽之候也鳴鵙陰之兆也兼

葭露霜變也桃蟲拏飛化也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誠不可揜也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道無不在也南有喬木正女之操也隰有荷華君子之德也匪鱸匪鮪避危難也匪兕匪虎慨勞役也蓼莪常棣知孝友也蘩蘋行葦見忠信也葛屨褊而羔裘怠也蟋蟀儉而蜉蝣奢也爰有樹檀其下維穀美必有惡也周原膺膺董荼如飴惡可為美也黍以為稷心眩於視也蠅以為雞心惑於聽也綠竹猗猗文章著也皎皎白駒賢人隱也贈以勺藥貽我握椒芳馨之辱也焉得諛草言采其蟲憂思之深也柞棫斯拔侯薪侯蒸盛衰之象也鳳凰于飛雉離

于羅治亂之符也相鼠碩鼠疾惡也采葛采苓傷
讒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有多識之益也

誦詩三百不能專對不足以一獻皆誦言而忘味者
也自賜商之後言詩莫若孟子其述孔子之言以
為知道者二鴟鴞烝民是也如靈臺皇矣北山雲
漢小弁凱風深得詩人之心以意逆志一言而盡
說詩之要學詩必自孟子始

申毛之詩皆出於荀卿子而韓詩外傳多述荀書今
考其言采采卷耳鴉鳩在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
得風雅之旨而引逸詩尤多其孔筆所刪歟

法言曰守儒轅固申公二子無愧於言詩矣王式以

三百五篇諫亦其次也彼說詩解頤者能無愧乎

草木鳥獸蟲魚疏陸璣字元恪所撰非陸機也

鄭氏詩譜徐整暢太叔裘隱見釋文序錄隋志太叔求及劉

炫注古今書錄云徐正陽注館閣書目謂注者為

太叔求而不攷序錄徐正陽疑卽徐整誤以整為

正暢為陽也整字文操吳太常卿若據按徐整暢大叔裘隱謂整既暢演而裘隱括之也

詩緯含神霧曰集微揆著上統元皇下序四始羅列
五際又曰詩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萬
物之戶也推度災曰建四始五際而八節通汎歷
樞曰午亥之際為革命卯酉之際為改正辰在天
門出入候聽卯天休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

明也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鴈在申金始也翼奉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郎顛曰四始之缺五際之尾五際本於齊詩四始與毛詩序異蓋習聞其說而失之也

曹氏論詩云詩之作本於人情自生民以來則然太始天皇之策包羲罔罟之章葛天之八閔康衢之民謠愚按素問天元紀大論鬼臾區曰積考太始天元冊文曰太虛寥廓肇基化元萬物資始五運終天布氣真靈總統坤元九星懸朗七曜周旋曰陰曰陽曰柔曰剛幽顯既位寒暑弛張生生化化

品物咸章蓋古詩之體始於此然伊川謂素問出

於戰國之末

若據按鄒平馬公驥曰上古文字簡略而世傳素問灝煩數萬言知非軒后之舊矣然精微奧博語多至道其

亦緩和筆扁之流依託以立言者乎

文粹李行修云劉迅說詩三千言言詩者尚之今考迅作六說以繼六經自孔氏至考亂凡八十九章取漢史詔書及羣臣奏議以擬尚書又取房中歌至後庭鬪百草臨春樂少年子之類凡一百四十二篇以擬雅章又取巴渝歌白頭吟折楊柳至談容娘以比國風之流然文中子嘗續經矣朱子謂高文武宣之制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顏謝之詩豈有物則秉彝之訓况迅乎

艾軒曰九德九夏雅頌之流也狸首風也豳之雅頌

猶魯頌也薛士龍曰詩之音律猶易之象數

若據按狸首逸

詩果載射義篇內則似二雅體非風也詳尚書古文疏證卷五第八十條

說詩者謂宋襄公作經鐘之樂按博古圖有宋公成

經鐘大晟樂書應天得六鐘篆其帶曰莖鐘詔謂

獲英莖之器於受命之邦此姦諛傳會之言宋公

成亦非襄公用以說詩陋矣

大學止於至善引詩者五齊家引詩者三朱子謂咏

歎淫液其味深長最宜潛玩中庸末章凡八引詩

朱子謂衣錦尚絅至不顯惟德始學成德之序也

不大聲以色至無聲無臭贊不顯之德也反復示

人至深切矣孝經引詩十引書一張子韶云多與

詩書意不相類直取聖人之意而用之是六經與

聖人合非聖人合六經也或引或否卷舒自然非

先考詩書而後立意也六經即聖人之心隨其所

用皆切事理此用經之法

若據按邵文莊寶言中庸尚絅章猶樂辭之亂蓋一篇之總要也

東哲補亡詩循彼南陔釋曰陔隴也羣經音辯云序

曰孝子相戒以養陔當訓戒鄉飲酒燕禮賓醉而

出奏陔夏鄭氏注陔之言戒也以陔為節明無失

禮與詩序義協愚按春官樂師鄭司農注今時行

禮於大學罷出以鼓陔為節

荀子曰善為詩者不說程子之優游玩味吟哦上下

也董子曰詩無達詁孟子之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也

曹子建表忍垢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詩無此句李善引毛詩曰何顏而不速死也今相鼠注無之說文敘云其稱詩毛氏者皆古文也以今詩考之其文多異得此醜醜為蟾蠩碩大且媼為重頤皆韓詩之說也

蔡邕正交論云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是以正雅為刺也

春秋時諸侯急攻戰而緩教化其畱意學校者唯魯僖公能修泮宮衛文公敬教勸學它無聞焉鄭有

子衿城闕之刺子產僅能不毀鄉校而已

吳才老詩叶韻補音序曰詩音舊有九家唐陸德明定為一家之學閔元中修五經文字我心慘慘為

燥七到反伐鼓淵淵為齏於中反皆與釋文異乃知德明之學當時亦未必盡用

取蕭祭脂曰其香始升為酒為醴曰有飴其香古所謂香者如此韋彤五禮精義云祭祀用香今古之禮並無其文隋志曰梁天監初何佟之議鬱鬯蕭光所以達神與其用香其義一也攷之殊無依據開元開寶禮不用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疏云種之必好似有神助呂

氏春秋后稷曰子能使子之野盡為洽風乎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剛也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漢趙過曰后稷始明田

興雨祁祁雨欲徐徐則入土鹽鐵論云周公太平之時雨不破塊旬而一雨雨必以夜

以按祖旅孟子作以遏祖莒韓非云文王克莒

夏屋渠渠箋云設禮食大具其意勤勤正義王肅云

大屋崔駰七依說宮室之美云夏屋渠渠文選靈

光殿賦注引七依作蘧蘧檀弓見若覆夏屋者矣

注夏屋今之門廡其形旁廣而卑正義殷人以來

始屋四阿夏家之屋唯兩下而已無四阿如漢之

門廡鄭康成於詩禮注異如此

文王之治由身及家風始于關雎雅始于大明而思

齊又關雎之始也家人之九五曰王假有家不顯亦臨謹獨

者齊家之本故家人之吉在於反身

衛武公自警曰慎爾出語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古之

君子剛中而柔外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隨會柔

而不犯韓文公為王仲舒銘曰氣銳而堅又剛以

嚴哲人之常與其友處順若婦女何德之光

爾土宇販章必曰俾爾彌爾性務廣地而不務廣德者人君之深戒也不務德而勤遠略齊之霸所以

衰狄之廣莫于晉為都晉之亂所以萌

風俗世道之元氣也觀葛生之詩堯之遺風變為北方之強矣觀駟驥小戎之詩文武好善之民變為山西之勇猛矣晉秦以是疆於諸侯然晉之分為三秦之二世而亡風俗使然也是以先王之為治威彊不足而德義有餘商之季也有故家遺俗焉周之衰也懷其舊俗焉

皇皇后帝皇祖后稷魯以稷配天周之東遷始僭禮矣夫子以為周公之衰而史克何美焉齊百庭燎晉請王章習以為常禮樂安得不自大夫出乎

朱子發曰詩全篇削去者二千六百九十四篇如狸

首曾孫之類是也篇中刪章者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之類是也章中刪句者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是也句中刪字者如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是也

若據按此必無之事

止齋曰國風作而二南之正變矣邶鄘曹鄘特微國也而國風以之終始蓋邶鄘自別於衛而諸侯浸無統紀及其厭亂思治追懷先王先公之世有如曹鄘然君子以為是二南之可復世無周公誰能

正之是故以幽終

若據按呂東萊於詩一說朱子於詩又一說故各解思無邪之旨前輩謂之未了公案王魯齋出則謂詩非聖人之原本余頗然其說新安方回曰蓋嘗以上二說就內翰尚書王公應麟一商略之今王氏詩說如此是亦未敢舍而從魯齋也

因識
於此

困學紀聞卷三

此而因風以之於故蓋淋漓自恨於論而謂其
 五藏曰國風於而二南之五變矣
 字者取於語乘國於不自然如卒等首也
 收而英甫令美日劍公清是為商令長也
 又而豈不爾思淫且惑而之賦長也章中
 首言紀之賦長也論中論章家或謂其文

